

利用低溫防治儲糧害虫的 生物学原理

P. C. 烏莎廷斯卡雅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利用低温防治儲糧害虫的生物学原理

P. C. 烏莎廷斯卡雅著

唐 覺 巫国瑞 譯

科学出版社

1957年6月

内 容 提 要

本書系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烏莎廷斯卡娅 (Р. С. Ушатинская) 所著的“利用低温防治儲粮害虫的生物学原理”(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в борьбе с вредителями зерновых запасов (насекомые и клещи))譯出。

本書闡明应用低温作为防治种子和粮食的儲藏害虫的方法的一般理論前提，以及針對若干为害儲藏粮食产品的昆虫和螨类的主要种而提供了一些有关的專門資料和方法。

本書可供我国粮食研究机构和粮食業務工作人員参考之用，以及各级粮食干部学校和中等以上农业学校教学上参考之用。

本書由浙江农学院昆虫学教研組唐覺、巫國瑞二同志譯出。

利用低温防治儲粮害虫的生物学原理

原著者 P. C. 烏莎廷斯卡雅

翻譯者 唐 覺 巫 国 瑞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北京西四印刷厂

總經售 新 华 書 店

1957年6月第一版 單行：0705 印張：33/27

195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27

(本) 0001—3,070 字数：64,000

定价：(10) 0.60 元

目 录

緒言.....	(1)
一. 儲藏的种子、粮食及其他食用品——昆虫及蠶类 的發育环境.....	(4)
二. 温度是影响粮倉害虫發育的因素.....	(8)
三. 昆虫和蠶类抗寒性的一般理論前提.....	(14)
四. 利用寒冷消毒粮食和禾本科植物种子的基本措施.....	(27)
(一) 感染粮食蠶类的粮食的冷藏措施	
(二) 感染粮食象鼻虫的粮食的冷藏措施象鼻虫的死亡条件	
(三) 其他粮食害虫在低温下的死亡条件	
五. 湿度和冷却速度對於粮倉害虫抗寒性的影响.....	(54)
六. 低温對於粮食加工和發芽的影响.....	(66)
七. 粮食灭虫的条件和为低温保藏所必須的若干措施.....	(70)
結論.....	(76)
参考文献.....	(78)

緒 言

有机体生存的可能性首先决定於用必需的物理条件水平来满足有机体对环境所提出的要求。这些为大多数动物生存所必需的物理条件就是光、环境湿度和温度。每种条件的缺少或过多，直接地或間接地制约着生物的發育。上述因子的各种組合便引起条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而这些条件說明了不同地理緯度的气候特点。在地質年代的过程中，地球上地理区域的植物界和动物界的特性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們同样造成小气候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在各种植物和动物具体的居住地所形成的。

在苏联所处在的温帶地区內，温度是制约生命最主要的物理环境因子。特別是对於本書內所研究的为害人类儲藏食物的昆虫和蠕类、它們屬於体温可变的动物。它們的活躍生命活动仅在零度以上的温度范围内——約自 2—5° 到 40—45° C —— 才表現出来，而它們的不同种的最适温度（最良好的温度条件）自 18° 到 35°C 不等。

在一批研究的代表中，当环境温度上升到高於最适温度时，便可以看到新陈代谢的逐渐加速；当接近温界的上限时，这种加速作用便因热麻痺而終止；超过温界的上限通常导致死亡。

适应生存於人类儲藏的种子和粮食內的昆虫和蠕类，当环境温度下降到低於最适温度时，發育速度便逐渐減緩下来，取食、呼吸、迁移的活动降低了，最后冷麻痺到临。蠕类和昆虫在冷麻痺状态下可以持續甚長的时间，常以月計、有时在一定的發育阶段，甚至可以年計的，还潜在地保持有恢复活躍生命活动的能力，並且当环境温度上昇到高於它們麻痺界限时就可以轉入到活躍的生命活动。

然而冷麻痺的状态对有机体是不利的，許多科学家的工作指出：从麻痺界限开始繼續在更低的温度情况下發生昆虫和蠕类逐漸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它們的虫口(种羣)数便逐漸地減少。

在上述条件下，死亡的速率在不同种和它們的不同發育阶段內是不同的。昆虫和蠕类死亡开始的速度在頗大程度內是以它們所遭受到的温度影响为轉移的：环境温度愈低，这种死亡进行得愈快。每个种和它的每个發育阶段都具有低温的限度，在这低温的限度时，由於寒冷的死亡可以在很短時間內（以分来計算）就到臨。

在苏联广阔的領域內具有極其多样性的气候綜合。然而出产粮食的主要地区，和最大的工業中心（这些地方都需要糧食，又儲藏有大量的糧食产品），这些地点都分佈在特征为冬季寒冷、夏季較短而雨量均匀的地帶內。苏联的許多共和国和省内，在自然条件下一年中不良温度連續維持到7个月。一年內温度在零下的平均日数：於莫斯科、列宁格勒、薩拉托夫、海参威為120—150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諾沃西比尔斯克，变动於150—180日之間，而在车尔曼斯克、伊尔庫茨克、赤塔則达180—210日。因此利用冬季时期的自然寒冷，不仅能够用冷却储藏食物到害虫变为不活动的温度，来制約害虫所造成的为害，並且还可以用冷却糧食种子、米粮、面粉、干果、蔬菜和其他产物到对害虫致命的低温来消灭害虫。

本書闡明应用低温作为防治种子和儲藏糧食害虫的方法的一般理論前提，以及針對若干为害儲藏糧食产品（特別是谷物）的昆虫和蠕类的主要种在这方面所拟訂的特殊資料和方法。

本書的編写皆在帮助机械化圓筒倉業務工作人員作为他們应用糧食冷却的理論基础。利用本書列举的方法應該可以提高冷藏的效率。

作者同时也預料到抗寒性問題会在广大的生物学界引起共同

兴趣，因此對於昆虫和蟻類的抗寒性問題虽然敘述得还是很有限的，但总算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一般理論前提。

作為本書的基础的，除了文献来源之外，还有作者多年来，對於無脊椎動物抗寒性的試驗研究結果。

一. 儲藏的种子、粮食及其他食用品——昆虫及蠶类的發育环境

儲藏的作物种子、禾谷类作物的籽粒、粮食、面粉、干菓和蔬菜以及其他許多人类食用的儲藏物，是昆虫和蠶类生存的特殊环境。这种环境的特征是：有着經常而足够的食物以供生活其中的有机体蛀食，以及在其各部分之間的空隙中有着相当高而变化緩慢的空气相对湿度和季节差異極小而比較稳定的温度。

在大量儲藏的粮食、面粉和其他粮食品的粮堆内，如在任何一个吸湿的环境內一样，粮食品与周围空气間的水分交换是不断地进行着的，粮食品的高湿部分向周围环境放出水，而低湿部分則自周围环境吸进水。由於这种过程的結果，在稳定的温度条件之下長期儲藏时，應該会建立起倉庫內的空气与粮食品各部分間空气之間的吸湿平衡状态。但是在实际管理中不会到达这样的平衡状态。因为倉庫內粮食品上方的空气湿度經常随外界空气的变化而改变着，並且有时变化的范围相当大。同时，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粮食品各部分間的空气湿度高於倉庫（机械化园筒倉）时，会發生粮食品的風干作用，反之，当粮食品各部間的空气湿度較低时——粮食品的含水量就增加。

在最普遍的禾谷类（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粮堆中籽粒間隙的一般空气相对湿度約在 60—100% 之間。在气候暖和的地帶，常常接近 75—85%。

至於儲藏食用产物（粮食、面粉、干果等）的温度，也有同样的對於周围环境的依賴性。

但是由於儲藏中的粮食和許多其他粮食品的不良导热性以及在特殊倉房內（粮倉、倉庫、机械化园筒倉）所採用的大量儲藏方

法，却緩和了这个过程，使得暖和地帶的禾谷类粮堆內的溫度，在夏季各月不高過 22—27°C 而在自然儲存条件下的各季各月不低於 3—5°C。

某些無脊椎动物，特別是若干种昆虫和蠶類，适应生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內，这些昆虫和蠶類統稱謂“粮倉”害虫，即現称“机械化圓筒倉”害虫¹⁾。

这个特殊的、历史年青的綜合体，总共包括有几十种。

在温暖、潮湿和冬季短促的南緯度地区，倉庫害虫的种的組合表現得特別丰富。隨着向北方推移，已知的組成害虫羣的种类也愈来愈少。但是某些性喜温暖的南方类型的害虫，由於成功地适应於生活在人类的儲藏食物內，却能够离开其基本的自然分佈区，很远地潛入北方。例如，谷象和粮食蠶类个别的种（干酪虫科）就曾在遙遠的極圈於儲藏在保暖房屋內的食品中發現过。

在苏联已記載的粮倉害虫数量有昆虫 37 种，蠶類 15 种。組成这个綜合体的各个成員的来源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們考慮到食用儲藏物的大多数害虫（昆虫）在倉庫和其他房屋的外面經不住冬季的寒冷，考慮到除了少数例外，在它們的發育期中又沒有如在温暖緯度过曠野生活的許多昆虫所特有的滯育型的生理休眠期，以及在它們的發育期中季节周期性又是相当緩和的（在适合的溫度和湿度下它們的繁殖和發育可以全年进行）²⁾。那末，可以推想它們的發源地是南方或甚至热带。另一方面，生活在定温定湿的环境条件下而重新获得这些特性，也不是沒有这种可能的。

屬於第一类的有这些种，如印度谷蛾 (*Plodia interpunctella* Hb.) 和米象 (*Sytophilus oryzae* L.)^{*}，它們的原产地認為是印度，

1) 作者在此不拟研討屬於粮倉害虫的脊椎动物，特別是家鼠和田鼠。

2) 但是为害儲藏物的昆虫，如粮食蠶類一样，也可以看到有某些周期性，即使在同样的溫度下，冬季（12—3 月）的繁殖和發育速度，較春季和夏季为低。

* 即 *Calandra oryzae* L. —譯者註。

在那里这两种害虫都具有旷野生活的亲缘。谷象 (*Calandra granaria* L.) 和某些其他种、锯谷盗 (*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 L.)、豌豆象 (*Bruchus pisorum* L.)、菜豆象 (*Acanthoscelides obtectus* Say.)、大谷盗 (*Tenebroides mauritanicus* L.) 和长蠹 (*Tyrophagus noxius* Zachw.) 等具有地中海起源的特点。它们在苏联的部分地区不但居住在仓库内，而且居住在远离人们住所的旷野和田间，显然，这是直接由周围自然界加入仓库害虫综合体的——第二类代表。

按 II. Д. 鲁米扬泽夫 (Румянцев) 的意见，现今储藏害虫的祖先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理据点，从它们祖先早期以野生植物种子为食物的周围自然界迁移到储藏粮食产物的建筑物中去的。它们可能是人类自己在收获和储藏栽培作物的种子时带进来的。

在“粮仓”综合体内，也可能有适应生存于穴居啮齿类（朝鲜鼠、黄鼠、家鼠）的储藏食物中的若干昆虫和蠕类的种。大多数的这些储藏物害虫的种都需要黑暗、高湿度、不太高而稳定的温度，这才使得这种迁移成为可能。尤其可能的是，原始人类无疑地必然利用过啮齿类的储藏食物。

粮仓害虫综合体的形成想必开始于人类发展的远古时期，而农业的发展，交换和贸易的扩大，无疑地，成为这个综合体复杂性和种类丰富的决定条件。在很早的历史时代粮仓害虫的类群已经与现今的近似了，在发掘纪元前2,500年埃及法老王六世的陵墓时就发现过，被谷象蛀食过的小麦以及谷象和赤拟谷盗 (*Trichobium castaneum* Herbst.) 的屍体。在国王托依坦卡蒙 (Тойтанкамон) 陵墓内的石膏花瓶中，曾发现有面包虫 (*Stigobium panicum* L.) 和麦标本虫 (*Gybbium psylloides* Czem.) 的残体、形态上和现今种类没有什么区别 [阿尔菲耶尔齐 (Альфиерти)，1931]。在亚里斯多德 (Аристотель) 的著作中，已有这样的叙述——在希腊某些粮食蠕类的种成为众所周知的食用储藏物的害虫已经二千多年了。在

法国、意大利、亞美尼亞以及其他諸国都有关於農業原始时期存在着粮倉害虫的可靠証据。

粮倉害虫綜合体的形成，無疑地还未終止，即在目前，昆虫和螨类适应生存於人类儲藏的粮食产物內的过程还在繼續着[魯米揚澤夫，1934，罗奇昂諾夫 (Родионов)，1939]。

还有一种可能，即已在苏联各倉庫中發現，並同时滋生於田野森林地帶的儲藏害虫中的一部分的种，以前是从各处，常常是地球上極远地区携帶进来的，業已重新适应於我們的曠野生活了。

二. 溫度是影响糧倉害虫發育的因素

屬於倉庫害虫的許多种昆虫，以及为害儲藏食物的蠶类，在溫度条件适宜和儲存食物的含水量达到适於它們蛀食时，能够終年繁殖不息。这些种类的为害率是特別高的。这些生物类羣的代表原本是儲藏粮食和其他食品最危險的害虫。

谷象、米象、鋸谷盜、鎊赤扁谷盜、麦蛾、地中海粉螟和某些其他种类，对採購工作人員來說是非常熟悉的种类。糧食蠶类也屬於这些生物类羣，其中在我們環境內最常發現的有：粉蠶 (*Troglyphus farinas* L.)、毛蠶 (*Glycyphagus destructor* Schrk.) 及長蠶 (*Tyrophagus noxius* Zachw.)。

儲藏食物的害虫經常存在在其周圍的丰富食物以及糧食产物內与糧食产物各部分間的空气所含有的足够水分，使昆虫和蠶类，与曠野間遇到的大多数它們的近緣种类比較起来處於無比优越的環境內。

在这种情况下，假若糧倉害虫的繁殖和發育不为溫度所限制，则其数量便能無限止地增加起来。实际上所有变温动物（昆虫和蠶类屬之）的生命过程的强度、繁殖和發育的速度、取食的强度和行动的活力是直接和溫度有关的。这个情况（圖 1）可以用巴赫梅契也夫¹⁾ (Бахметьев, 1900) 曲線圖解完善地來說明，它表現出在不同的環境下昆虫的状态。

無脊椎动物每一个种的生命最适宜的条件只有在一定溫度条件下才形成的。昆虫和蠶类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特征：取食、行动和繁殖都有最高度的活躍性，配合着高繁殖力和較快的發育速度

1) 除假死外、現有別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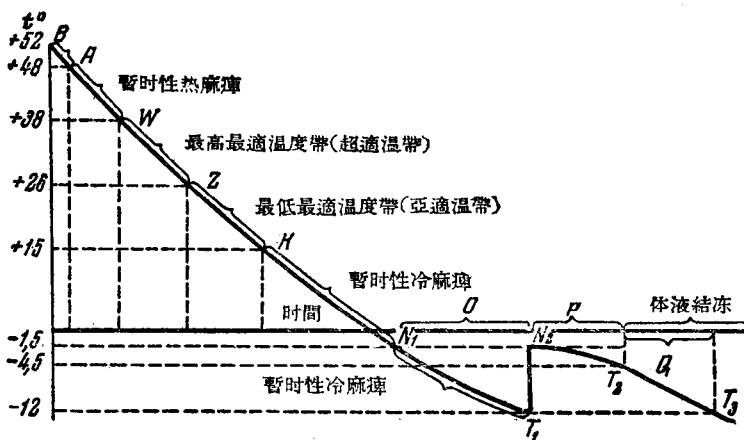


圖 1 在不同溫度下表現昆虫状态的巴赫梅契也夫曲線

B—死亡, A—永久性热麻痹, W—开始热麻痹, Z—最适温度, K—开始冷麻痹, N₁—体液过冷却, N₂—体液冷冻, T₁—临界点, T₂—假死状态, T₃—死亡, O—同N₁, P—同N₂, Q—同T₂。

以及后代最大的存活率。

II. D. 魯米楊澤夫所編成的表 1 紿我們關於儲藏食物害虫个别种类的最适温度的具体范围的某些概念。

当环境温度自最适度下降时,在昆虫体内所有进行的生理过程便逐渐地缓慢下来:降低取食的活力和行动的速度,增加通过各阶段发育所必需的时间;增加了一代发育的时间。表 2 及表 3 内,清楚地阐明了三种虫 (杂拟谷盗、赤拟谷盗和谷象) 发育的缓慢和温度的关系。

据斯特拉霍夫-柯尔庆 (1915) 的观察,雌性谷象成虫於 25—27°C 温度时每日产卵 2—3 个, 17.5—21 °C 时平均每晝夜产卵 1 个, 15—17°C 时要数日才产卵 1 个, 12.5°C 时已经不再产卵, 然而有时尚见有成虫交配, 5 °C 时成虫变为迟钝缓慢, 当温度接近 3°C 时便陷入麻痹状态。

表 1 各种储藏食物害虫的最适温度

害虫名称	最适温度 + °C	作者及工作发表年代
蝶类:		
粉蝶	18—24	舍斯切利科娃 (Шестерикова), 1932
暗脚蝶	32—35	罗奇昂諾夫, 1937
長蝶	25—30	娜斯秋科娃 (Настюкова), 1937
罗氏蝶	29—30	
葱模蝶	23—26	
光滑蝶	34	{ 查赫瓦特庚 (Захваткин), 1941
普通毛蝶	24—29	
家蝶	23—25	
普通肉食蝶*	17.5—25.5	{ 罗奇昂諾夫, 1937
昆虫类:		
番死岬	30—31	伯克和柯統** (Бек и Коттон), 1926
白斑栎本岬	20—25	古尔维奇 (Гурвич), 1940
锯谷盗	25—27	波登盖梅尔和生庚 (Боденгеймер и Шенкен), 1928
杂拟谷盗	23—25	古尔维奇, 1936
赤拟谷盗	27—30	古德 (Гуд), 1936
黄粉钾	20—25	泽惕庚 (Зеникин), 1948
谷象	20—28	斯特拉霍夫—柯尔慶 (Страхов—Колчин), 1915
米象	27—32	波尔岑斯基 (Порцинский), 1913
麦蛾	27—28	普米惕泽夫, 1940
地中海粉螟	25—26	柯拉契科夫 (Кажаников), 1934
印度谷蛾	24—30	普米惕泽夫, 1940

* 無害

** 按伯克和柯統 (1926) 的英文原文上系鋸谷盜而非番死岬 (Зерновой топильщик), 可能与波登盖梅尔和生庚的鋸谷盜相互調錯——譯者註

表 2 昆虫的各阶段發育期与溫度的关系

昆 虫 种 类	溫 度 +°C	發 育 期 夜		
		蛹	幼 虫	卵
杂拟谷盗 (依据古尔維奇, 1936)	27—30	5—6	20—23	4—6
	24—25	8—10	—	8
	22—23	13—14	25—26	—
	19—20	18—22	31	15
	16—18	26—28	35	22
	30	22—97	4—6	4—5
赤拟谷盗 (依据古德, 1936)	25	38—61	16—13	4—7
	22	—	—	8—9

表 3 谷象發育一代的时间与溫度的关系
(依据伯克和柯統, 1924)

溫 度 +°C	發 育 期 日	溫 度 +°C	發 育 期 日
27	28	17—20	80—57
25—26	43—30	15—18	95—61
23—24	38—32	12	209
20—22	58—44	—	—

这种生命机能强度減弱的順序性, 同样發現在所有其他昆虫和“类的种类内: 在环境温度逐渐自最适度降低到某种温度水平情况, 当各别的生物化学作用和生理过程被抑制得相当大, 甚至有机体最簡單机能如取食、行动都成为不可能时, 便到达了一个限度; 这时候昆虫和“类便成为不活动, 即“陷入麻痺状态”。

不同种类的粮倉害虫的冷麻痺始於不同温度水平, 可是在相当有限的温度范围之内。这些比較喜暖的类型, 如長蠅、杂拟谷盗、菜豆象、米象、谷蛾和其他一些种类, 当温度降低到7—8°C时已经开始冷麻痺。而这些分佈广泛和适应生活於地球不同气候的

比較喜冷的類型，如粉蠣、毛蠣、肉食蠣、黃粉蟬、豌豆象、白斑標本蟬，其冷麻痺開始的界限是在零上 1—3 °C，有時甚至在零度以下。

因此可見，適應生活於食用產品內的昆蟲和蠣類，當它們居住環境不太寒冷時，它們的基本生命過程的抑制和加害活動的停止就已到達。

米丘林生物學的目的是掌握自然界的生物學規律，為了控制它們來為人類的利益服務。同時米丘林生物學是從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的深刻相互關係的學說出發的。在周圍環境內發生的變異可以影響到有機體內相應的作用和過程的進程，引起生理機能和行為改變，且在重複條件下，通過遺傳方式可引起生物學的特性和外表構造的特徵的改變。

有機體基本需要的滿足帶來了它們繁殖和後代存活率的高度水平、速度比較快的發育，從而增加了個體的數目。反之，在沒有滿足有機體需要的條件下，它們的發育受到抑制和破壞，且個體數量減少。

糧粒、米糧、面粉、干菓以及其他糧食產品是生活在其中的糧食害蟲的外部環境，這些產品的儲藏溫度是可以改變的，因此，控制有機體內進行著的過程的原則，藉助於溫度的改變是比較容易實現的。

糧粒、作物種子和糧食產品通常保藏在未加溫的倉庫和機械化圓筒倉內，在冬季於不同程度上遭受到自然冷卻。

為了要降低糧食和種子在儲藏時的生命活動過程和更好地保存它們的品質，幾乎各地採購機構都利用冷卻法，並採取各種方法來加速冷卻。

利用低溫保持產品的品質是很普遍、安全的方法，而且冷卻的來源又沒有限制（冬季的自然寒冷），所以在糧食儲藏所採用的許多方法中最適宜選擇這種方法。這種冷卻順便也阻礙生活於產品

內的昆虫和蠶類的發育，有時它們因此而到达部分和完全死亡。

但生产工作者往往由於利用冬季温度不够熟練，反而指責应用冷却法防治粮倉害虫的效果不能令人滿意。

下文所述的低温处理制度對於消灭某些粮倉害虫的个别种來說是很必要的，同时，又是預防和限制儲藏食物中害虫数量的方法，正确的使用这个方法，將为粮食产品的冷藏事業揭示出远大的前途。

三. 昆虫和蝶类抗寒性的一般理論前提

在各別年份內，昆虫在冬季的死亡率到达非常大的程度。在寻求原因时，应当說明有机体在低温情况下与存活率或死亡有关的因素和条件很多，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称为在整个越冬时期内主导的或基本的因素和条件。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情况下具有主要意义的任何因素，当这些条件和情况变化时都可能退居次要的地位。温度降低的深度不同，昆虫死亡的原因也不是一样的。甚至在同样的温度条件下对不同的种、同一种的不同發育阶段、甚至同年龄种羣的不同个体的死亡原因都可能是不同的。在接近冷麻痺界限条件之下，維持生理机能協調的新陳代謝的逐漸減縮，對於許多昆虫來說，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長期处在中等的低温条件下，有机体的消耗是死亡的基本原因。在中等不良的温度条件下，有机体在致死界限以前的失水現象是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但是在冷却加深以及体液开始結晶(結冰)的情况下，原生質毀坏，和原生質結構的机械破坏相联系的細胞壁滲透性和其他許多過程的破坏，乃是最重要的限制因素。

有机体抗寒性的控制，特別是利用低温作为有害昆虫的防治方法，正像加强有益种类的抗寒性一样，只有在深刻認識規律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在自然界內的这些現象都是服屬於这些規律的。

組成有机体的物質是服从於一般物理法則的。許多物理現象是昆虫和蝶类的抗寒性的基础，虽然这与非生物界內所發生的現象本質上是有区别的。通常，昆虫是在冻结的情况下随着体液的結晶而死亡。在温帶和北方地区，昆虫順利地渡过一年的寒冷季节，只有依靠生物界广泛存在的体液过冷却現象才成为可能。即

使在整个新陳代謝為寒冷所高度抑制時，過冷卻使細胞和組織的營養成為可能，並且預防了有機體不受到由於冰凍的機械破壞。

在一定的條件下每個有機體的體液都會發生過冷卻。但是這個過冷卻的範圍以及冷卻狀態本身的穩定性因不同種，不同的發育階段和發育中的不同生理時期而異。在某些類型，這個狀態相當沉着而穩定，足以保護有機體不致由於凍結和結晶而死亡，在另一些類型則只有過冷卻的一些跡象。逐漸降低環境溫度對昆蟲在低溫情況下的存活是更有利的。在那種情況下得到均勻的冷卻，帶來了體液更深的過冷卻以及原生質在結晶過程時最小的脫水現象。在糧食蠶類的抗寒性中，由於它們身體的面積小，它們的溫度隨着環境溫度變化得很快，冷卻的速度顯然是沒有意義的。

快速冷卻昆蟲或用良好和不利溫度的定時更換，可以促使昆蟲於較高的溫度水平便開始凍結。

昆蟲照例在冷卻的過程內發生死亡，而不是在加溫的過程內，因此，對冷卻過的昆蟲的加溫速度的意義，實際上遠較冷卻速度的意義為小。必須指出，在已開始結晶的情況下，快速的加溫會加深寒冷對有機體的不良利用。

凡是引起昆蟲體內水分子移轉或結冰的任何因素，都會破壞昆蟲和蠶類賴以渡過低溫時期的過冷卻狀態。這些因素還能破壞組織的完整性，引起刺激等等。由於蟲體的化學組成不同，導熱性，熱容量不同，而使組織的冷卻不均勻，使得結冰作用容易發生。

在蟲體進入休眠狀態之前或進入休眠狀態期間所發生的特殊的生理過程，是體液充分而長久過冷卻的必須的前提。這些過程的結果，使得體液內的鹽、糖、和非氧化代謝產物含量的濃度增高，原生質的粘性增加，以及在細胞內形成了滲透壓。所有這些使過冷卻狀態更深入和穩定。

體液的結晶對大多數昆蟲是致命的。但是多次的試驗證明有許多種的昆蟲在部分甚至全部結冰之後仍能活回來[洛津納·洛津

斯基 (Лозина-Лозинский), 1952]。照例，这些种，即能够经受自然界冬季期间的极端变动低温的类型，为数是不多的。

在冷却延续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体液过冷却的温界内，昆虫和蝶类逐渐发生死亡，环境温度愈低死亡进行得愈快。这种死亡的生理原因是不一致的，常因不同的种、它们发育的不同阶段和发育的不同生理时期以及不同的冷却程度和环境而异，并且在某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但是也有一些已知的资料，使我们可以充分明了在无脊椎有机体内在过冷却温界条件下所发生的死亡过程。

有机体内含有的水分，它的量、状态和在有机体内的分布、对低温的抵抗性起很大的作用。

激烈的新陈代谢作用照例是和细胞、组织和体液内的高含水量有关的，幼小的、发育中的有机体，体内的含水量较性成熟的和年老个体比较地高。处于活动状态中的昆虫，体内含水量较在冬季休眠或夏季休眠状态时为高。因此，降低水分含量可以作为有机体准备自活躍的生命活动轉到休眠状态的客观指标之一。

研究者曾经指出在某些昆虫种类中，体内水分含量和对低温的抵抗性之间的相反的依赖性 [披恩 (Пен), 1928; 萨哈罗夫 (Сахаров), 1928 等]。在自然条件中，在冬季所作的多次观察，以及有关在生命力恢复后立刻给以极寒的试验（有机体内含水量越低，生命力的恢复实现得愈顺利）中，都指出了局部失水作用在有机体对低温的抵抗性上的积极意义。

通常以为自由水分量的减缩和束缚水部分含量的增加是加深和稳定体液过冷却的主要前提 [罗秉仲 (Робинсон), 1926; 洛津纳-洛津斯基, 1952, 等]。束缚水按其物理性质与自由水迥然不同，并且在无脊椎动物抗寒性中具有显然的意义。位于固体表面的束缚水的分子丧失了可溶性的能力，具有较大的比重和能够更深刻的过冷却。欲使束缚水结晶必须破坏其分子的排列，这比之使自由水结冰需要更低的温度。在胶体上的束缚水，无疑地应能

促使过冷却点降低，不过，似乎在無脊椎动物体内，束缚水較以前所想像的要来得少一些。这里所謂無脊椎动物，也包括粮倉昆虫和蝶类在内。同时在活的組織內还具有一种“微膠粒間水(интер-мицеллярная вода)”存在於生活物質的超毛細管孔隙中，它的物理性質(特别是过冷却的深度)都和自由水不同[列彼什庚(Лепеш-кин), 1936]。这种水分的重要性在有机体的抗寒性方面並不亞於束缚水。

昆虫体内生活所必需的水量在有机体活躍状态下，基本上是由营养(水分从食物和飲料进入)来維持的。新陈代谢是昆虫第二个經常的和重要的水分的来源，新陈代谢的最終产物就是水分。具有一定的吸湿性的、和在高湿环境下吸收水分的体壁和气管系統是获得水分的第三个来源。

昆虫体内水分的排除是借馬氏(排洩)管和后腸的排洩作用、体表的蒸發和呼吸时气管系統的蒸發而进行的。

体内的含水量多少因昆虫的各个种和發育阶段而異。居住於高湿条件下的种，一般說来它們的水分較生活於低湿环境的种高一些。在环境和食物的干燥情况下，从外面进入有机体的水分不足，这时就靠儲备物質(主要是脂肪)的加强分解代謝水来补偿的，在这种情况下脂肪的消耗是增加的。

如果在昆虫生命活动的温度范围以內保持水分的平衡於一定的水平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时的新陈代谢还不受温度的威胁，即使平衡遭受破坏，也很快可以恢复)，那末，当温度降低时，脂肪的代謝和代謝作用形成的水便降低，而体表水分的丧失仍在持續(虽然丧失的分量是在另一水平下进行)，这时的水分平衡就更显得重要了。正如我們的研究(烏莎廷斯卡雅, 1949)所指出的，長期的居留在零度以下的温度条件下，引起了昆虫有机体内水分的減少，最后当水分损失到一定的水平时，虽然脂肪的儲藏還全封未动，昆虫也将死亡。另一方面，昆虫長期保持在零度以上而低於它的冷

麻痺溫度界限情況下，由於儲備脂肪的消耗，就會同時發生體內水分含量的增加和重量減低。這個情況証實於表 4，其中引証了在各種低溫程度（冷室的）的條件下，飼養的越冬的蘋果蠹蛾（*Lappyrus pomonella L.*）的幼蟲所發生的一些生理變化。

表 4 蘋果蠹蛾越冬幼蟲的生理變化與其所處條件的關係

溫度 °C	在寒室 下的持 續日數	死亡率 %	活幼蟲 檢驗數	一條幼蟲 的平均重 量，毫克	含水量 對體重 的%	脂肪含量，%	
						干物質量	濕重
自 +10 到 +11	開始	0.0	250	48.31	54.05	48.45	22.44
	26	50.0	50	42.51	56.75	48.47	20.56
	35	63.0	35	41.10	57.38	47.73	20.34
	73	68.4	73	36.06	58.17	44.15	20.23
自 +3 到 +5	開始	0.0	200	34.53	55.12	50.20	21.33
	34	11.0	112	32.69	55.47	48.49	21.04
	43	17.0	94	32.63	55.07	47.09	20.48
	78	12.0	28	31.49	57.29	46.52	19.86
自 -1 到 -2	開始	0.0	200	48.45	54.05	48.45	22.44
	26	0.0	89	46.75	52.00	47.93	23.96
	39	0.0	91	46.15	52.13	48.86	23.77
	65	0.0	49	43.85	51.35	49.04	24.47
自 -4 到 -5	開始	0.0	100	48.75	54.05	48.06	22.07
	84	21.5	31	39.74	49.03	47.86	24.39
	129	20.0	28	37.05	44.13	57.33	30.68
	163	50.0	20	40.86	44.84	60.18	32.71
自 -9 到 -11	開始	0.0	200	34.48	57.13	50.22	21.28
	11	69.7	59	33.88	56.05	50.12	20.76
	20	71.7	51	33.87	56.28	49.90	20.98
	67	98.0	28	32.59	55.56	49.76	21.25

我們在另一害蟲——豌豆象（*Bruchus pisorum L.*）的越冬成蟲中所獲得的同樣資料，引見圖 2—4 中。

因此在昆蟲冷麻痺時期內，當溫度低於零度時有機體最危險的是由於新陳代謝降低和脂防代謝停止而引起的失水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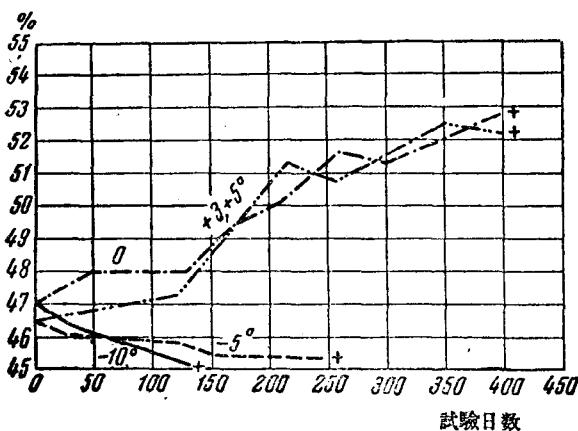


圖 2 豌豆象成虫在各种程度的低温条件下, 体内水分的变化
+——成虫大量死亡; 縱座标——体内水分含量對於活虫体重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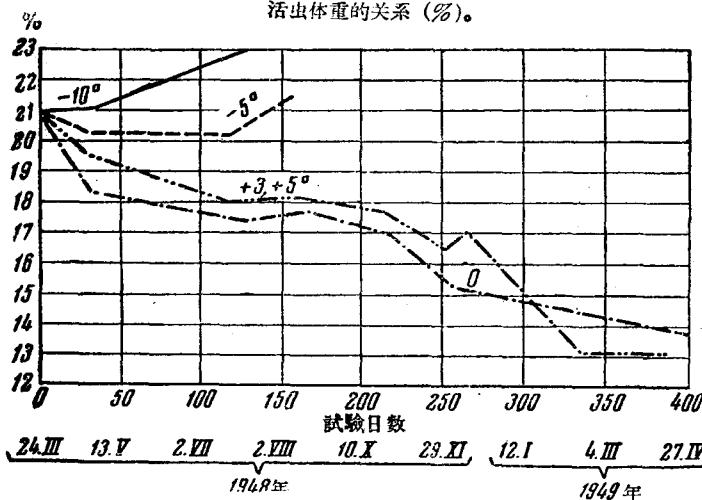


圖 3 豌豆象成虫在各种程度的低温条件下, 体内脂肪百分比的变化
縱座标——成虫体内脂肪量和活虫体重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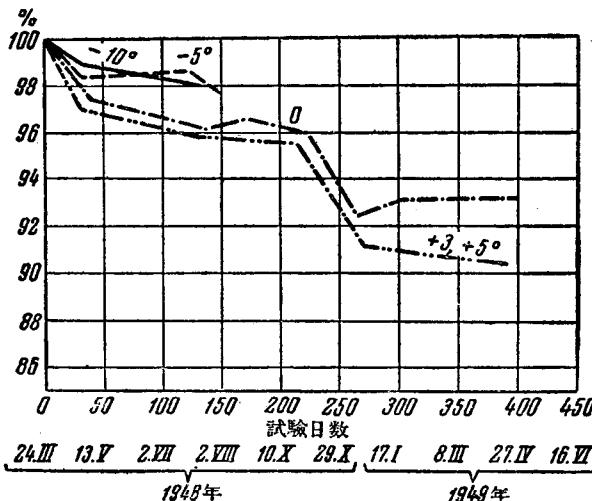


圖 4 豌豆象成虫在各种程度的低温条件下，体重的消耗
縱座标——成虫体重变化和开始时体重的关系(%)。

在这些条件中，水分消耗的極度节约，以及水分的充分保持，是對於昆虫有机体存活的重要条件。这种生物学上的需要，一方面借在冬季休眠以前所發生的内部生理的改組來實現：如依靠膠体保持水分（膠体的含量和成分在这个时期內显著地在变化）以及在脂肪和醣类等改組时水的化学結合。實現这种生物学上的需要之成为可能，是依赖於特殊的，有时是复杂的形态組成的改变，在这种形态組成中，有机体的分泌活动（茧，冠（чехлик），护壳，昆虫的公共建筑——如胡蜂窝、蜜蜂巢、白蟻窩等）等，都有关系的；同时也依赖积极选择較高的温度和湿度的越冬条件；有时採取已經形成成为遺傳性的巩固的反射作用形式，如小麦盾椿象的迁移的本能。

休眠中的有机体，不管休眠的深度和类型，环境的湿度愈高，环绕着有机体的空气水分飽差愈小，则空气的蒸發量愈小和水分由体壁的損失愈小，水分的損失和水分形成間的平衡愈易保持。

因此基質和空氣的高濕是昆蟲經受長期冬季休眠的良好條件。昆蟲在莢、種子、土室、多年生植物的樹幹、一年生植物的莖及其他等內越冬，除機械保護外，顯然具有重大的生理意義，因為它們防止了昆蟲在休眠期內水分損失的危險。

水分在遭受破壞的細胞和組織內，較之未遭破壞的，在比較高的溫度狀態下便結冰，而且在同樣的條件下，將有較多的水分轉為結晶狀態。任何部分開始的結晶，很快地擴大到周圍的組織和器官，從而引起有機體的死亡。在這方面，昆蟲消化道內所含的剩餘食物，即各種分解程度的植物和動物的組織，是有機體抗寒性的不良因素。正如觀察所證明的，在昆蟲中，除了常在良好溫度下越冬的那些種以外，在每年寒冷時期來到之前，腸子就排除了剩餘的食物。

對儲藏食物有害的昆蟲和蠣類是一個例外，它們之中大都沒有明顯的冬季休眠。當環境溫度下降到低於它們的生命活動活躍的界限，它們便陷入冷麻痺，而在溫度變暖時能再正常取食，而在下一次寒冷來臨時仍舊轉入麻痺。因此大多數普通糧倉害蟲不應該是很抗寒的，一般說來可以用下文中述及的，寒冷影響下倉蟲的死亡指標來証實。

脂肪和其他有機化學物質比較起來具有最大的潛在能量，在溫度良好而外界食物來源缺乏的時候，它們就是昆蟲主要能量的後備力量。

儲藏脂肪的積蓄是與新陳代謝的方向的某種變化相聯繫的，在許多種的昆蟲就是對於周圍環境條件有節奏地重複着的不良改變的適應。特別是，脂肪的積蓄乃是對於溫度和濕季節性的改變的適應，因為為了經受這些改變，需要有機體的力量的特殊動員。

昆蟲脂肪的積蓄，通常發生在它們轉為休眠狀態之前的時期內，而且過冬階段的脂肪較發育中的夏季階段來得更豐富。顯然，這種生理特性是在昆蟲對溫度季節變動的適應演化過程中慢慢地

形成的。在這種狀況下，它們的積極生命活動周期地成為是不可能的，因為生命活動在一年內為被迫的休眠狀態所中斷常達8—10個月之久。一方面食物化學成分的改變是脂肪積蓄的重要前提，因為植食性類型昆蟲隨着植物發育階段和衰老總是獲得較多含量的醣類和較少含量的水和蛋白質，當然不可能不影響到取食這些食物的昆蟲的新陳代謝的；另一方面，顯然，脂肪的儲備與自夏季到秋季使新陳代謝水平降低的溫度逐漸下降有著一定關係。昆蟲本身器官的生理狀態在脂肪積蓄的形成中，大概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當昆蟲表現出更明顯地趨向休眠狀態和新陳代謝減縮的階段時，例如我們觀察到昆蟲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時，這時候是容易實現越冬的。

儲藏在昆蟲體內的脂肪成分，一般說來因每個種而特異的，但是隨着進行脂肪合成所依靠的食物的成分而略有變化，同時也隨着形成脂肪的溫度而轉移。這種情況在植食性無脊椎動物類型內獲得特別重大的意義。在若干種昆蟲內已發現：於較低溫度情況下形成的脂肪，其熔解點降低和未飽和脂肪酸含量增加，同樣在一些自南到北和依垂直高度——在其自然分佈區的山麓地帶——廣泛分佈的作物中，脂肪成分內未飽和脂肪酸分量的增加，使我們有根據來認為脂肪在有機體對寒冷的抵抗性上具有高度適應的意義。

動物由於二類組織內獲得必需的能量的過程：(1)按照氧化方式的物質分解——有氧代謝；(2)按照脫氫作用方式的物質分解——缺氧代謝。這兩種過程在不同種動物所表現的程度是不同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統一呼吸過程的不同階段。同時還有一些無脊椎動物中廣泛存在的代表類型，在其生命活動時期必須具備氧以供呼吸，而在各種不同狀態的生理休眠(麻痺，滯育)間隔更替的時候，它們的新陳代謝基本上是依靠醣酵方式的分解來進行的。昆蟲即屬於這類的動物，昆蟲在生命活動活躍時期內大半進

行有氧代謝，而在其胚胎和胚後發育的一定階段內，在不同程度上有氧代謝由破壞分子間聯繫而發生的缺氧代謝所替代。

有氧和缺氧的代謝是在各種酶的綜合體的參加下進行的。因此，如果脂肪作為有氧代謝主要能量的基質，那末缺氧代謝主要地是在醣類（首先是動物淀粉——肝醣）的基礎上進行的。

昆蟲呼吸強度與環境溫度平行的減低，接近零上 $1\text{--}2^{\circ}\text{C}$ 時它已減縮到極小的程度。在不同種中，在以不同的溫度水平長期冷卻的情況下，它們的呼吸代謝達到最低限度。缺氧代謝的活動性同樣為溫度所抑制，雖然抑制的程度不大，但是最後却成為唯一的了。在環境溫度降低情況下，缺氧代號能否最完善地補償有氧代謝的生理可能性，是昆蟲抗寒性主要前提之一。

許多昆蟲在休眠時期之前大量積存的脂肪儲備物的消耗，在環境溫度降低到零上 $1\text{--}2^{\circ}\text{C}$ 之前已停止或幾乎停止。普通一年內繼續到5—6個月以上的長期休眠的時間內，醣類，特別是肝醣，乃是新陳代謝的主要基質。

在昆蟲不同發育階段內，它們的有氧和缺氧部分的代謝強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在蛻皮或化蛹時呼吸強度是降低的，而缺氧代謝為最強。在蛻皮或化蛹之間的時期，代謝的一般水平都較高，而且是自外界吸收氧的過程佔優勢的。在新陳代謝降低狀況下，昆蟲抗寒性較低，它們的越冬往往不得不在這些生理發育階段上進行。特別是許多種昆蟲以已停止取食將要變蛹的幼蟲狀態越冬。

許多種昆蟲冬前時期的特徵就是帶有像植物一樣的生理過程，一般稱為“寒冷準備”或“寒冷鍛鍊”。有機體由於上述的過程，它自對冷卻只有弱的抵抗性的夏季狀態轉入冬季抗寒性的狀態。在這些過程之前常發生積儲脂肪、醣類、蛋白質儲備物的加強營養時期。

取食結束之後，當昆蟲在土壤內各種掩藏所和隱匿處安置越

冬時，它們的腸子排除去剩余食物，結果，它們的体重和水分含量顯著地縮減了。其實，昆蟲冬前的準備從秋季寒冷和每晝夜平均溫度降低到 $+8, +9^{\circ}\text{C}$ 時便已開始。此時昆蟲已經处在它們通常越冬的地方，或者它們的越冬佈置已將結束。在這個時期內昆蟲的運動減小或達到零點，而且它們的氧化代謝強度大大地降低。

氧化代謝強度的減縮、隨着環境溫度的降低是和基本生理過程方向的變化有關，和進行新陳代謝所依靠的基質的變化有關，當然也和原生質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學的特性的變化是有關係的。在這個時期內，昆蟲體內發生肝醣量的很快增高，它大概繼續到每晝夜平均溫度降低到 $+3, +4^{\circ}\text{C}$ 時為止。此後，就可以看到它的量的減少，但是在雪蔽蓋下的昆蟲出來時仍然有大量儲備的醣類。

在冬前準備時期內肝醣形成的時候，昆蟲體內脂肪儲備量顯著的減少，而組織內含水量減低1—4%，這使我們推測到它們已經參與肝醣的形成。

對於那些在廣野中（在樹枝上，脫落的樹皮下，在籬笆等物上）過冬而遭受一切極端低溫的種，越冬的最後準備階段的特徵是在它們體內糖分大量的增加，糖分的分量在第一次寒冷時即已激烈地在增加，而且在冬季中保持在高度的水平上，這就促進了體液過冷卻的深度，並且提高經受寒冷期的可能性。在緩和的溫度條件中（雪蔽下，枯枝落叶層內，土壤內等）過冬的種，這種過程表現得較弱或者根本不會出現。

昆蟲在準備越冬期內體內醣類儲備物積蓄的意義是格外大的。除去了自己基本功能，（作為缺氧代謝的能量基質）以外，它還對被膠體所束縛着的水分量和原生質物理性的變化有着直接關係，即在越冬時期內與過冷卻溫度的下降和這種狀態的穩定性有關係。

接近100%高濕度的空氣與溫度緩慢和勻調地下降有利於冬前準備的完成。接近零度或再低一點的溫度和相對濕度高的空

气，是昆虫越冬温湿状况的最适条件。这些枯枝落叶层或者雪蔽下的土壤，仓库地壠，土壤表层一般就是这样的情况，它们也就是大多数昆虫越冬的条件。

在不良温度状态下过冬的昆虫的失水现象仅为冬季的解冻天气所中断，只在冬季的后半期温度上升到高过零度时停止。从春季环境温度上升开始起，在这个时期内新陈代谢的提高主要地是依靠脂肪、和较小程度内依靠醣类储备物，昆虫体内的水量便逐渐恢复起来。这些昆虫春季的甦醒与它们体内总含水量增加到达该种或该阶段活动状态时通常的水平是有关的。升高到超过某种昆虫生命活动的界限的环境温度和使昆虫脱离冬季休眠状态的环境温度之间的间断，在自然界中是常见的，这对昆虫体内水分的恢复过程有直接的关系。

在良好温度条件下过冬的昆虫，体内的水量在冬季期间内减少之后又慢慢提高起来，甚至于在冬季中间，就到达活跃生命活动特征的水平。这类昆虫自越冬场所出来的时候，与它们体内水分恢复的时期无关，且在温度升高到它们生命活动的下限和从冬季隐蔽所出来之间的时间通常是非常短促的。

在不良温度条件下过冬的昆虫的脂肪储备物，在进行冬前准备时，于秋天已明显地消耗着；因为它们显然参与肝醣的形成。它们在冬天当温度低於 $+1, +2^{\circ}\text{C}$ 时几乎不减低，而在春天虫体恢复时期即自越冬状态出来之前，或迟一些，在已经结束越冬之后，被大量地消耗。一种类型消失于在发育完成时，另一种类型消失于在性产物形成，交配和产卵之时。在良好温度条件下过冬的昆虫，脂肪储备物在整个秋冬休眠时期内多少是均匀地（和温度有关）消耗着，春天自休眠出来时消耗得更快。

在低温情形下与昆虫（以及一部分蠶类）的存活和死亡有关的原因和条件的简单概述，已经给我国园简仓库业务在利用冬季寒冷作为防治粮仓害虫的方法上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为此，当然必

須知道昆虫和蠶類抗寒性所服从的基本規律性，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擬訂出在蘇聯各種氣候地域和糧倉類型適用的最簡單和合理的致死方法。

某些對於糧食蠶類和糧粒象鼻蟲重要種的致死方法，以及某些刊載於國內或國外文獻中有關其它儲藏食物害蟲種類的抗寒性的實際資料，在下面將加以敘述。至於其他食用儲藏物的害蟲的致死方法，還未研究出來。

四. 利用寒冷消毒粮食和禾本科植物 种子的基本措施

(一) 感染粮食螨类的粮食的冷藏措施

适於生活在儲藏时期人类的种子和粮食內的螨类，屬於以下兩科：干酪虫科 (Tyroglyphidae) 和毛螨科 (Glycyphagidae)。其中在粮食內最常見的三种植食性螨类是：粉螨 (*Tyroglyphus farinæ* L.)，長螨 (*Tyrophagus noxiæ* Zschw.) 和毛螨 (*Glycyphagus destructor* Schrk.)。还有几种肉食螨与其伴隨發生，其中分佈最广的是普通肉食螨 (*Cheiletus eruditus* Oud.)。

根据文献中所發表的資料，对粮食螨类發育最良好的溫度在 $16-22^{\circ}\text{C}$ 的界限以內 [察赫尔 (Цахер), 1927; 舍斯切利科娃, 1932; 罗奇昂諾夫, 1937; 查林瓦特庚, 1914 等]。在这界限以下，尤其是在溫度 10°C 以下，則螨类的發育、取食和爬迁的活動逐漸減弱，当溫度接近零度时，螨类就陷入麻痺狀態。虽然在 -2°C 时，甚至更低一些，牠的腿还保存着微弱的活動。

在文献內所引証的零星報導中 [傑維里 (Девель), 1912; 舒爾澤 (Шульце), 1924; 杜斯湯 (Дустан), 1937; 柯拉勃 (Кораб), 1937 等] 有关各种粮食螨类由於冷却而达到死亡的溫度条件，仅仅只提供了關於螨类的抗寒性並不很高的一般概念。

關於粮食螨类各發育阶段的抗寒性我們曾經提供过比較完整的資料 [烏沙廷斯卡雅, 1939; 烏沙廷斯卡雅, 阿列興 (Алексин), 戈利亞切娃 (Горячева), 1939]。但是，这些資料都是發表在期刊上的，而目前對於採購系統的工作者和昆虫学者很不容易得到。因此，採購站和粮食基地的工作者，當他們在广泛应用粮食的冬季冷却时，往往還沒有這方面清楚的概念，即粮食必須冷却到什么溫

度,而且在這種溫度要保持怎樣的時間,才能歼滅糧食中的糧倉害蟲或阻止它們的發育。結果往往使得冷卻的利用效率很低,而且造成資金和人力的浪費。

1937—1940年間,我們¹⁾曾經在全蘇谷物研究所的勃拉特澤夫斯克(Братцевск)糧食基地(莫斯科)庫洛姆津斯克(Куломзинск)採購站(鄂木斯克城),把儲藏在標準木倉條件下的糧食進行過試驗。這些試驗使我們可以決定對於前述三種糧食蠶類(粉蠶、長蠶和毛蠶)以及普通肉食蠶在冷卻的儲糧內達到死亡的措施,還可以估計促進或者阻礙冷卻得到高度效果的個別因素(糧食的含水量,糧食冷卻的速度和程度等)的作用。

已經確定,主要有害的糧食蠶類其發育情況是這樣的:粉蠶、長蠶和毛蠶當溫度為 $+10^{\circ}\text{C}$ ($+9^{\circ}, +11^{\circ}$) 粮粒含水量為15—16%時,發育還能正常地進行,但是與其發育最適宜的條件($18-22^{\circ}\text{C}$)比較起來,發育速度就慢得多了。在溫度 10°C 左右時,上述三種蠶都能繁殖、取食並活動,但是在這種條件之下,個體的壽命以及胚胎和幼蟲的發育速度²⁾,都比最適溫度時大若干倍。但是蠶類還沒有受到溫度的抑制,正如圖5所証,而且在這種溫度條件之下,在未加處理的糧食之中,其數目還能繼續增加,有時甚至達到很大的數目。從圖5可以看出,植食蠶在這種條件下能夠增加數量,乃是由於 10°C 左右的溫度已經抑制了肉食蠶的繁殖了。在溫度 $9-11^{\circ}\text{C}$ 時保持104日,肉食蠶的數目幾乎保持不變;同時肉食蠶與其捕食對象之間的對比就被破壞了,這種破壞是向着植食蠶有利的一面,因而植食蠶的數目就大大地超過了肉食蠶的數目。

因此,在接近 10°C 的溫暖條件下,長期儲藏的糧食和種子對

1) 在這些試驗中除作者外,還承一級實驗員M. B. 柯羅列娃(Королева),技術員E. M. 戈利亞切娃和農學家A. B. 阿列辛參加工作。

2) 速度(скорость) 意系日期之譯——譯者註。

於糧食蠶類的繁殖還不能認為是安全的，雖然在這種低溫之下，糧食蠶類的繁殖速度以及其他生命活動過程已經延緩了，因而蠶類的危害也減輕了。

感染了這些蠶類的糧食，在溫度 5°C (4—6°)左右長期儲藏時，就使得取食階段(蠶的幼蟲、若蟲和成蟲期)的長蠶發育被抑制；這些取食階段大約經過4個月的時間，就完全死亡，而其卵期則停止發育並且干癟了。在這種溫度條件下粉蠶和毛蠶的取食強度和發育速度都大大地減低，且行動較為緩慢而遲鈍。

然而，從圖6看起來，在那種溫度條件之下，後面兩種蠶的數目，在長時期內還幾乎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上。這就可以推想，從防治長蠶的觀點來看以及作為預防粉蠶和毛蠶大量繁殖的辦法(在儲藏糧食中最易發生的種類)，糧食和種子在接近 5°C 的溫度條件下的長期儲藏，還能滿意。但是，這樣的冷卻並不足以把糧食中感染了的粉蠶和毛蠶除去。

感染了長蠶、粉蠶、毛蠶和肉食蠶而含水量(15—16%)相同的糧食，在接近零度($\pm 1^{\circ}\text{C}$)的溫度條件下儲藏時，所有這些蠶類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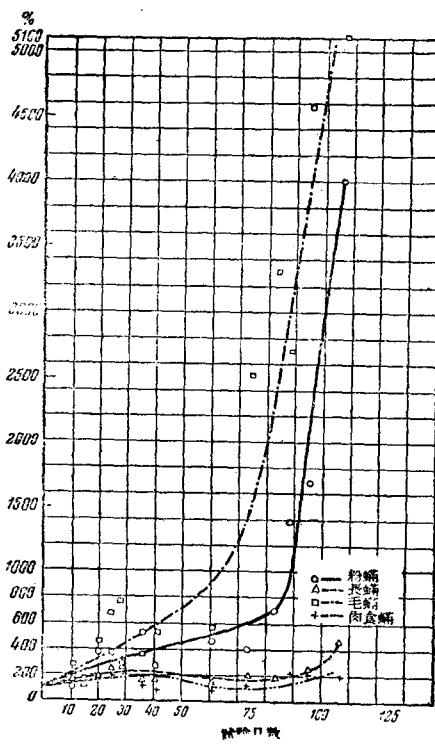


圖 5 在溫度 $+9, +10^{\circ}\text{C}$ 時糧倉蠶類的發育情況

縱坐標——在200克糧食中蠶類數量的變化(%)，基數為100%。

已处在不活动状态(麻痺),而且发生了逐渐死亡的现象(图7)。在这种情况下,从粮食达到这种温度以后26天,长蠹的取食发育阶段就已死亡,而毛蠹要经过50天才死亡。个别的粉蠹和肉食蠹,可以在这种条件之下,存活到15个月。在这种温度条件之下,有些粉蠹的卵可以保持生命活力在一年以上(368天)。同样,毛蠹的休眠体(типонус)在这种温度之下经过好几个月还不会死亡。这种休眠体具有利于经受不良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一年的低温和寒冷季节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特性。但是在这种温度之下从末期若虫(телеонимф)变成新休眠体是不能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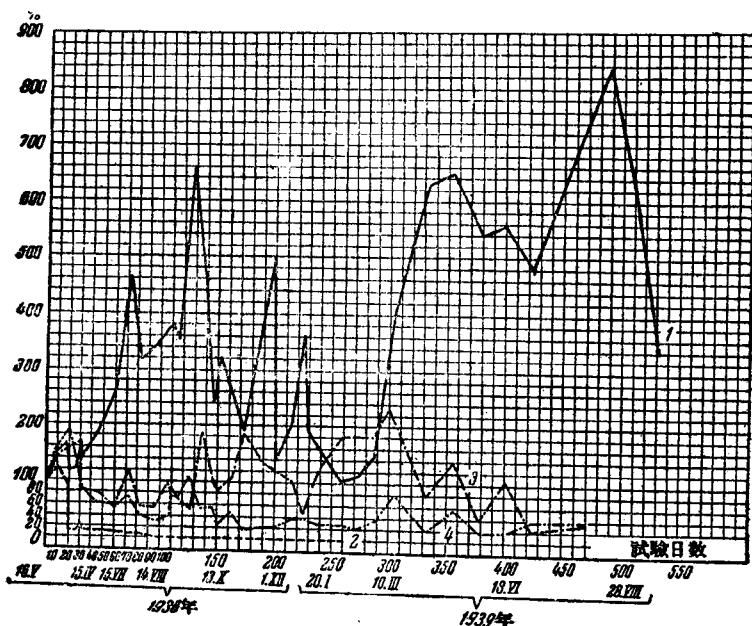


圖 6 在溫度為 $+4, +5^{\circ}\text{C}$ 時的糧倉蟲類的發育

1. 粉蠹; 2. 長蠹; 3. 毛蠹; 4. 肉食蠹; 縱座標——

與圖 5 相同。

因此，粮食和种子在接近零度儲藏时，就保証不被蠶类为害，但是，虽然在这种条件之下，蠶类已不繁殖而且漸次死亡，但是粮食和种子憑借接近零度时的儲藏方法来免除蠶类，实际上並不可能。因为这需要非常長的时期——兩年以上。

当外界环境的温度下降时，冷却首先扩散到与冷空气接触的粮層。在帶有通气地壠的木板倉内，在散裝粮堆的上下層以及接近板壁的部位首先冷却。其次，寒流逐漸向粮堆的中層推进。春天，当外界空气的温度升高时，这种程序以相反方向發生。从夏天到冬天，当粮食的温度漸次下降时，处在其中的蠶类为了逃避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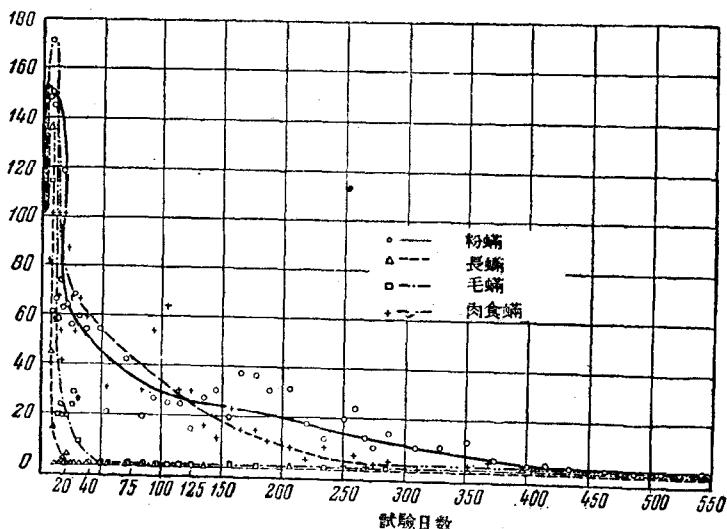


圖 7 溫度 $+0.5, 1^{\circ}\text{C}$ 對於糧倉蠶類發育作用

縱坐标——与圖 5 相同。

冷，就向粮堆的比較深而溫度冷却得比較少的部位移動¹⁾。这种

1) 粮堆的深处對於蠶的生活是困难的，例如在机械化圓筒倉內，在2—3米以下，氧气就缺乏了。

移动过程，一直繼續到环境温度約制其活动能力时为止。实际上这种移动只进行到温度 $+2, +3^{\circ}\text{C}$ ，这时螨类的行动速度已經很微弱了，温度再低一些，就遇到螨类的麻痺温界了。

因此，当天气变冷时，粮堆深处螨类的数目有时就大大地增多了。当冷却时，从容有 50—55 公斤小麦的标准粮室的中心層，取出样品来分析，也發现有同样的螨类集团。在圖 7、8、10 和圖 11 中反映了当温度狀況在零度以下时螨类的死亡动态，这个过程表现为、在冷却的第一天螨类的数目特別高，隨即下降，因为这时冷却已扩及整个粮堆，粮堆中心的螨类已經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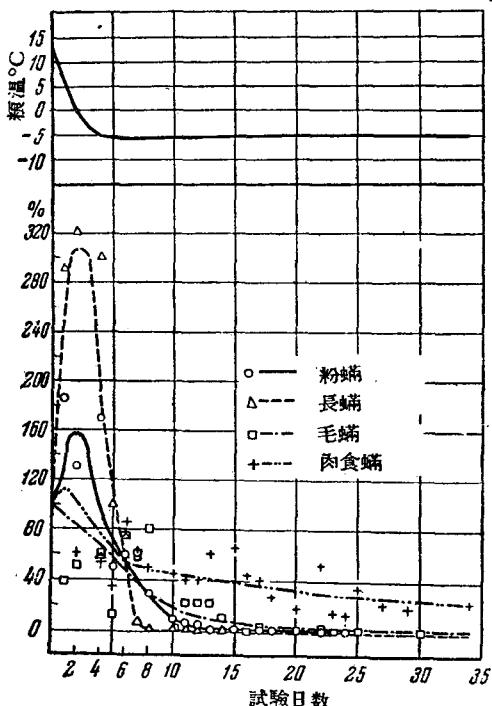


圖 8 溫度 $-5, -5.5^{\circ}\text{C}$ 对根倉螨类活動阶段的影响
縱座标(下部)——与圖 5 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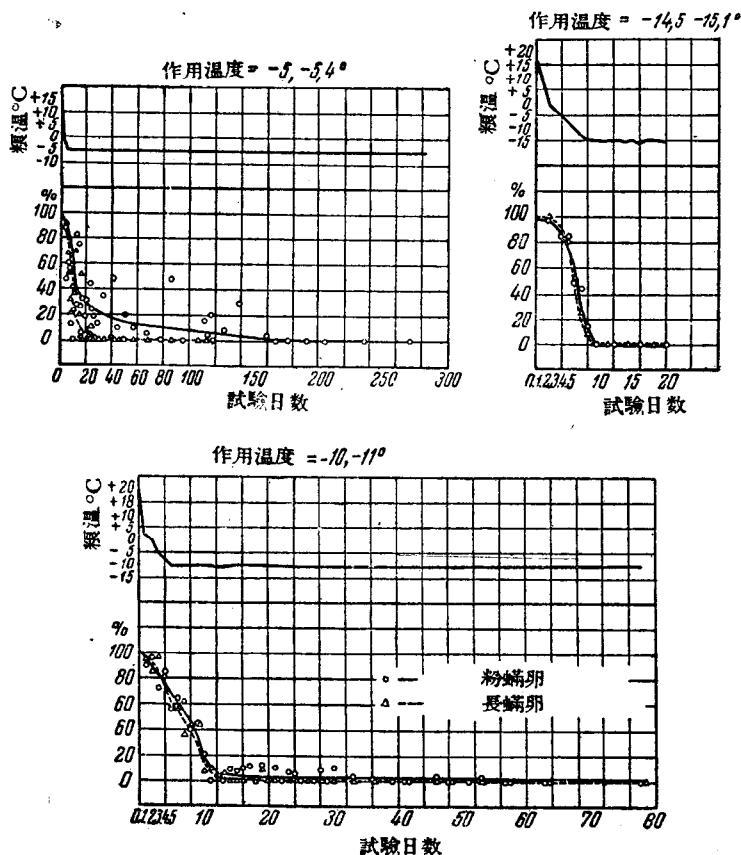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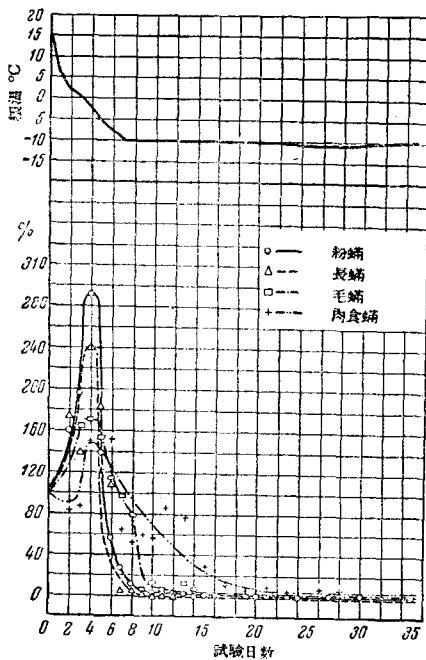


圖 9 蟑類卵在低温处理后的生命力
縱座标(下部)——在低温处理后活卵的数量(%)。

在大量粮食而且逐渐冷却的情况下，粮仓中粮堆的个别部位内蟑类的聚集过程有时延得很久。因为粮堆的湿度、植物残余混杂性以及其他性质是不统一的，所以粮堆各部分的导热性也就不同了：因此，就出现了个别的发源地即“窝”(гнезда)，这里的粮

圖 10 溫度 $-9, -11^{\circ}\text{C}$ 对糧倉螨類活動階段的影響

縱坐标(下部)——与圖 5 相同。

溫比外層稍高一些。在這些部位中的螨類密度往往很高。曾經記載過，螨類形成過 2 公斤以上的生活“集團”(клубка)。這些集團出現在秋季天氣轉冷以後、冬季或者早春，這時候糧堆內的溫度還沒有達到螨類可能活動的界限。

既然糧食螨類成窩的聚集一般發生在糧堆的中層，而其形成又決定於環境的溫度，那麼“集團”更加常常出現於糧堆的上方。其所以出現在表層的原因至今不明。關於這一點，曾經發表過各種的推測。根據我們的意見，這種聚集以及在表面出現的現象可以用下列的方式來解釋。我們都知道，螨類正如一切動物一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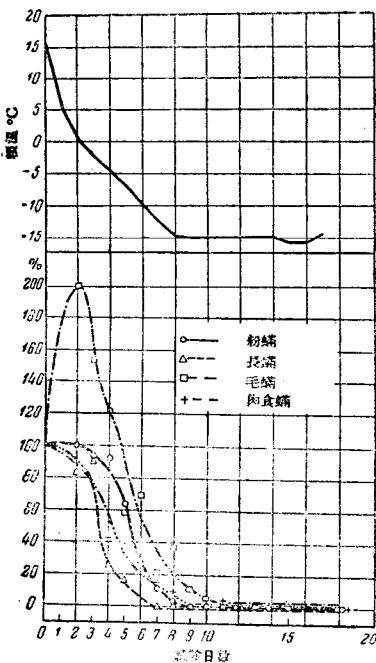


圖 11 溫度 -14°C , -16°C 对粮食螨类的影响
縱座标(下部) —— 与圖 5 相同。

呼吸时吸进氧而放出二氧化碳和若干热量到周围环境中去。因此,当螨类大量聚集时,集团中心氧的含量可能降得很低,而二氧化碳的含量和温度却增高了。环境的温度愈高,则所有的冷血动物(螨类即属于此)的呼吸强度愈大。因而氧的缺乏在集团中心必然感到特别尖锐。由于这种结果,螨类为了恢复呼吸,可能经常地从集团的中部转移到表面上来,并且为了探求比较适于维持生活的温度,又由表面向深处回到集团。

因为植物的种子在储藏过程中同样吸入氧而呼出二氧化碳,而且储藏着的粮食的深处的氧比表面少,那么,为了寻求呼吸顺利

的条件，在中間的大部分蠶類必定上升到集團的表面，而不向下移動。因此，整個的蠶類、集團可能慢慢地從形成集團的糧堆中層向上遷移。

當感染了糧食蠶類和肉食蠶類的糧食，在接近 -5°C （從 -4 到 -6° ）的溫度條件下儲藏時，就引起了植食蠶類的取食階段很快地死亡：長蠶經過12日，粉蠶和毛蠶經過18日（圖8）。可是個別的蠶，（主要是毛蠶的成蟲）可以在這種溫度下生活4個月以上。

長蠶的卵在溫度 -5°C 時，經過24日（圖9）即已死亡。但是粉蠶的卵，在冷到 -5°C 的溫度條件下停留168天之後，還局部地保存有發育的能力。在這種條件下毛蠶的休眠體能繼續生存15個月以上。

當感染了糧食蠶類的糧食冷卻到溫度 -10°C （ -9 ， -11° ）時，活動階段的蠶類最初集中在糧食的中層，中層的冷卻要在表層之後。但是不久即開始死亡，取食階段的長蠶經過三日死亡；而粉蠶和毛蠶在溫度 -10°C 達到蠶類聚集的中層糧食以後，經過7—8日才死亡。肉食蠶在這種條件下只在經過23日（圖10）後才完全死亡。在這種冷卻條件下，長蠶的卵要經過21日，才失去發育能力，而粉蠶的卵要經過57日（圖9）。可是要毛蠶的休眠體完全死亡，需要在溫度 -10°C 之下保持11個月左右。

被感染的糧食冷卻到溫度 -15°C （ -14 ， -16° ）時，由於蠶類在糧堆中層在早期集中所造成的結果，在中層的蠶類數目就增多了。然後，這四種蠶的取食階段就發生死亡。從糧食達到上述的溫度以後，6日之內以全部死亡告終。在這種情況之下，長蠶的幼蟲、若蟲和成蟲在冷卻過程中，也就是在糧食達到溫度 -15°C 以前，即已死亡了；粉蠶的幼蟲、若蟲和成蟲在糧食達到上述溫度以後的第一晝夜即全部死亡；但在我們的試驗中，是需要8日（圖11）。毛蠶在同樣條件下，經過3日死亡。長蠶和粉蠶的卵在溫度 -15°C 條件下維持一晝夜（圖9）就致死亡。毛蠶的休眠體在保持溫度為

-15°C 的条件下經過 124 日才死亡。

因之，在为害儲藏着的禾本科作物种子的蠶类之中，最常見及分佈最普遍的是：長蠶、粉蠶、和毛蠶。抗寒性最低的是長蠶，其取食阶段甚至卵期，即使在不很冷却的条件之下，就很快的死亡。以对寒冷抵抗性增大的順序來說，在長蠶之后为粉蠶，其取食阶段利用寒冷很易歼灭，但是對於卵期¹⁾，冷却强度要够强而且冷却时期要長一些。最后为毛蠶，其休眠体或囊孢若虫(цистонимф)具有高度抗寒性。

作为糧食中歼灭植食蠶类重要角色的肉食蠶类，由於其活动阶段和取食阶段具有很高的抗寒性，所以可以避免死於寒冷。

關於为害糧食以及其他食用产物的蠶类的抗寒性方面的上述材料，总结在表 5 中，在表上指明了被試驗的各种蠶类在 0 到 -15°C 的温度条件之下，达到全部(100%)死亡所需要的日数。

表 5 各种蠶类在低温作用下的死亡情况

溫 度 $^{\circ}\text{C}$	蠶 的 种 类 及 其 發 育 阶 段							
	長 蠶		粉 蠶		毛 蠶		肉 食 蠶	
	成 虫	若 虫	卵	成 虫	若 虫	卵	成 虫	若 虫
全部死亡的经过日数								
0	26	85	486	368	50	500以上	464	
-5	12	24	18	168	18	500	120	
-10	3	21	7	57	8	330	23	
-15	1 日以下	1	1	1	3	124	6	

为了便於应用我們所获得的致死冷却措施起見，將环境的低温与蠶类全部(100%)死亡的时间之間的关系以圖表形式描述在

1) 休眠体大概亦然，虽然休眠体在糧食中很少發現，和對於它們这方面的試驗还不曾有人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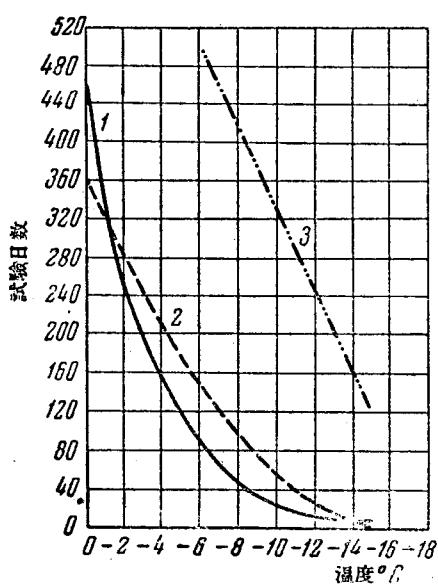


圖 12 低溫与糧倉害虫全部(100%)死亡的时间之間的关系

1. 活動阶段；2. 卵；3. 休眠体。

圖 12 上。

因此，在儲藏着的糧食和作物种子內生活的蠶類之間在抗寒性上的差別是很大的，而且當借助於寒冷來防治蠶類時，必須考慮到生活在糧食中的各種蠶類的抗寒特性而採取不同的方式。這種不同的方式使得我們可以利用冬季的寒冷不僅作為限制蠶類繁殖的預防措施；並且在蘇聯許多地區內，還可以用作消灭蠶類的措施；這在若干年之內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可能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 感染糧貪象鼻虫的糧食的冷藏措施象鼻虫的死亡条件

在為害儲藏的禾谷類作物籽粒以及其他作物种子的害蟲之中，按其出現率以及它所帶來的損失程度來說，糧食象鼻虫——谷象 (*Calandra granaria* L.) 和米象 (*Calandra oryzae* L.)——屬於首要之一。

在進化過程中，谷象對於在糧堆中居住的適應性達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廣泛分佈在全世界糧倉內的這種害蟲，在任何地方的田間條件下都沒有發現過。與谷象相距不遠的親緣種類、在外間條件下能生活的米象，顯然在美國南部各州，以及在我們的克拉斯諾達爾 (Краснодар) 边区除了糧倉以外，也能在田間條件下、在玉

米植株上發現，並且它們能在玉米植株上完成生活史和越冬。

這兩種糧食象鼻蟲都來自南部各地（亞洲南部及地中海沿岸），而且通常的居處都是糧倉。由於糧堆具有較低的導熱性，在糧堆中的冬季溫度經常比周圍空氣的溫度高得多，所以這兩種糧倉象鼻蟲都沒有很高的抗寒性。沒有明顯的滯育型的生理休眠期可以作為它們的特徵。當溫度和溫度的條件適宜，且全年都具備食料時，它們的發育和繁殖整年可以進行，並且冬季與夏季對於低溫的抵抗性區別很微。

當不利的溫度到臨時，糧食象鼻蟲即陷於麻痺。在決定它們活動的最低溫度以及關於它們對低溫的抵抗性方面，曾經有很多的研究來闡明〔斯特拉霍夫-柯爾庚，1915；庫拉京（Кулагин），1924；伯克和柯統，1924；羅秉仲，1926；赫利斯托普洛-彼烈彼爾庚娜（Христопуло-Перепелкина），1933；烏莎廷斯卡雅，1948，1950a, 1950b等〕。可惜，這些研究的大多數僅僅報告了一些關於象鼻蟲成蟲階段的抗寒性的片斷資料，只有伯克、柯統和赫利斯托普洛-彼烈彼爾庚娜的工作局部地涉及了其他發育期。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工作中比較完整地被說明了；而且，下面所引的對於糧食象鼻蟲的致死冷卻措施亦是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的。

谷象在低溫下的死亡條件 對於谷象生命最有利的溫度，根據斯特拉霍夫-柯爾庚（1915）和昂杰爾森（Андерсен）（1934）的詳細觀察，應該是 $25-27^{\circ}\text{C}$ 。在這個水平以下，象鼻蟲的全部生命活動的強度就隨着溫度的下降而漸次削弱。當溫度從 $+9^{\circ}$ 到 $+11^{\circ}\text{C}$ 時，成蟲取食遲鈍，在糧食空隙間的移動也緩慢了，並且可能停留九小時而沒有運動。在這種溫度條件下，還沒有發生過交配和產卵。在接近 10°C 的溫度條件之下所儲藏的糧食之中，象鼻蟲的發育就被抑制了，幼蟲變成蛹以及生出幼嫩成蟲的事實亦沒有發生過；在陷入這種條件而發育又停止以後，幼蟲和蛹就漸次死亡。但這種過程進行非常緩慢，在我們的試驗中，幼蟲在 $+9^{\circ}$ 到 $+11^{\circ}\text{C}$

的温度条件之中停留 210 日之后，死亡率达到了 82%。

当寒冷的作用停止而粮食又获得了較高的温度之后，这时还保存有生命的幼虫就繼續發育。谷象的卵安置在接近 10°C 的恒温条件下，在 33 日之内全部死亡。

在这种温度条件下，要算成虫對於寒冷最倔强。它們的死亡率依旧很低，而个别的寿命要比在积极活动温界条件下的平均寿命要長得多。例如，如果成虫在最适温界內的个体平均寿命为 200—250 日左右，那么同一种成虫保持在接近於 10°C 的温度条件之下，它們的寿命就达到 873 日（伯克和柯統，1924）。

当温度接近 5°C (4° 到 6°) 时，谷象成虫就表現出高度的趋热性，企圖向冷源相反的方向移动。在房間的局限条件之下，它們就在冷源相反的壁旁形成堆堆。成虫已明显地處於抑制状态，运动非常迟緩，而取食也迟鈍了。温度降到这个水平，對於谷象的各發育期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引起了發育的抑制及逐漸的死亡。根据我們的資料，在这种条件之下，平均經過 152 日成虫就死亡了；保持 5°C 的温度經過 147 日，蛹死亡 85% 左右；象鼻虫幼虫的死亡延長到 138 日的时期，虽然絕大多数幼虫在头 40 日之内就死亡了，以后死亡的只有少数存留下来的幼虫。在 5°C 时谷象卵的死亡在 32 日之内全部結束。

当温度在 $+2^{\circ}$, $+1.5^{\circ}\text{C}$ 左右时即已陷於麻痺的象鼻虫，随着温度降低到零度 ($+1^{\circ}$, -1°) 就逐漸死亡。在零度温度时，各發育阶段的死亡速度以日期排列如下：成虫經過 67 日全部死亡，蛹——經過 47 日，幼虫——經過 39 日而卵——經過 19 日。

当粮食的温度降到 -5°C (-4° , -6°) 时，谷象成虫經過 26 日死亡，蛹——經過 25 日，幼虫——經過 23 日而卵——經過 8 日。我們必須理会到，在温度条件从 0 到 -5°C 时，谷象的成虫、幼虫和蛹在抗寒性上显示出很大的个体变異性。当温度更低时，由於寒冷对有机体的作用的加剧以及死期的迅速縮短，这种变異

性就減少了。

谷象成虫在粮温 -10°C (-9.5 到 -10.5°) 时經過 14 日已經死亡, 蛹——經過 6 日, 幼虫——經過 6 日而卵——經過 2 日; 粮温降到 -15°C (-14° , -16°) 則成虫在 19 小时之內即招致死亡, 蛹——16 小时, 幼虫——13 小时而卵——11 小时。

在圖 13 中引証了当冷却达到各种低温强度时, 谷象各發育阶段完全 (100%) 死亡的經過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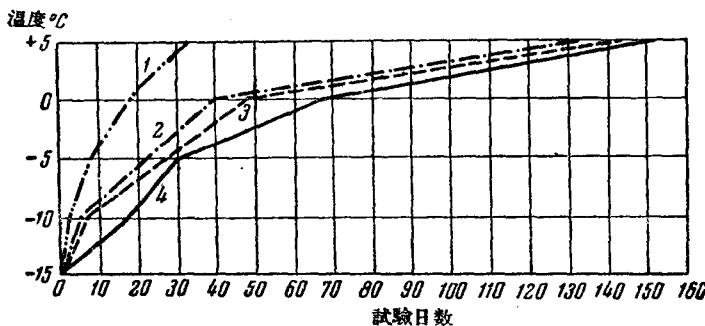


圖 13 在溫度 $+5$ 到 -15°C 时得到谷象完全 (100%)

死亡所必需的情况

糧食含水量 15—16%。1—卵; 2—幼虫; 3—蛹; 4—成虫。

谷象成虫冷却到温度 -20°C (在实际条件下) 經過 40 分鐘即已註定死亡。当 -30°C 时, 成虫在 3 分鐘以后死亡; 温度更低降到 -40° , -45°C 时, 几乎迅即招致死亡(圖 14 所示在这个温阶时要 2 分鐘, 但其中應該包括虫体冷却到环境温度所需要的时间在内)。

所引証的資料同样指明了谷象的成虫阶段对低温具有最高的抗寒性; 其蛹和幼虫的抗寒性較低, 而卵對於寒冷最为敏感。

在低温之下米象的死亡条件 米象比谷象好暖, 对於米象生命活动最有利的温度大約在 27 — 29°C 左右。对於米象的寿命最适的温界比谷象的水平高, 其生命活动的下限也要高一些。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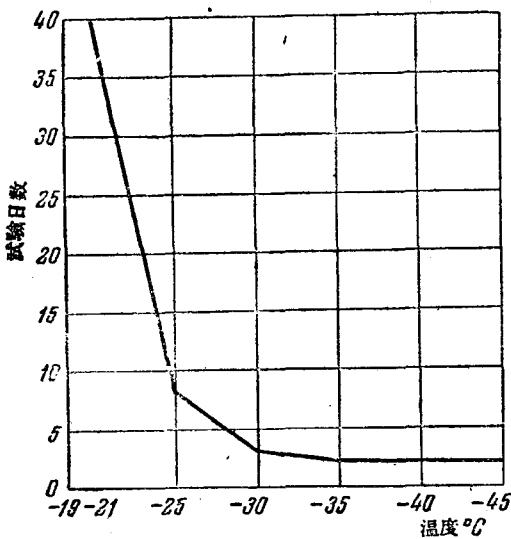


圖 14 在溫度 -20°C 到 -45°C 時谷象成蟲的死亡速度

溫度降到 10°C ($+9^{\circ}$, $+11^{\circ}$) 時即已顯出使米象成蟲難受的作用。這種難受作用表現在活動緩慢，取食強度下降，同時，成蟲削弱得很快，在 90 日的期限內即已死亡結束。

米象的寒冷麻痺界限接近於溫度 $+6^{\circ}$, $+7.2^{\circ}\text{C}$ 。溫度降低到這個界限以下，象鼻蟲的死亡速度就迅速增加，當溫度接近 $+5^{\circ}\text{C}$ ($+4^{\circ}$, $+5^{\circ}$) 時，經過 21 日成蟲即已全部死亡。

這種過程在零度條件中進行得更快，成蟲在 7—8 日後即已死亡，蛹——16 日之後，而幼蟲——17 日之後。在感染的小麥中的米象卵在接近零度的溫度之中保持 7 日以後，死亡率達到 97.5%。在溫度 -5°C (-4° , -6°) 左右時，米象成蟲在 96 小時以後即已死亡，幼蟲——在 72 小時（雖然經過 6 小時已經死亡 72.4% 左右）之後，而蛹——在 108 小時以後（雖然在溫度 -5°C 之中保持 6 小時以後，死亡即達全部幼蟲的 95.1%）。

米象抗寒性最强的是卵期，绝大多数在 -5° 之下 120 小时之后死亡；实际上，个别的卵在 12 日以上还保持着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米象大多数死亡结束的期限远较试验中所列举的全部个体最后死亡的时期为短。换句话说，个别个体的抵抗性可能超过全部个体的平均抵抗性好几倍。

当环境温度降到 -10°C ($-8.5^{\circ}, -10.5^{\circ}$)，米象成虫经过 15 小时已经死亡，蛹——经过 27 小时，幼虫——经过 24 小时，而卵——经过 90 小时。当粮温落到 -15°C ($-14.2^{\circ}, -15.5^{\circ}\text{C}$) 米象由于冷却的死亡对于成虫来说，经过 3 小时 45 分死亡结束，蛹——经过 1 小时 40 分，幼虫——经过 2 小时 10 分。但是卵经过 7 小时 30 分，一部分卵还能保持继续发育，要使卵全部死亡，那么时间必须更长一些。因此，米象抗寒性最强的是卵期，蛹和幼虫的抗寒性低一些，而成虫的抗寒性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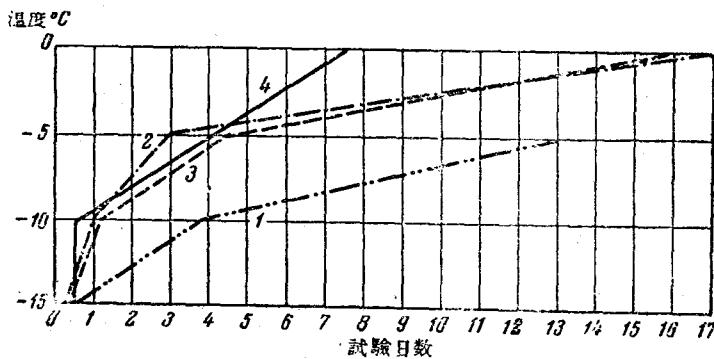


圖 15 在溫度 0° 到 -15° 時得到米象全部 (100%)

死亡所必需的情況

糧食含水量 15—16%。1—卵；2—幼虫；3—蛹；4—成虫。

圖 15 中的經過日數，即米象各發育階段在 0° 到 -15° 的溫階之內全部死亡所需要的經過日數。

兩種糧食象鼻蟲——米象和谷象——的抵抗性的比較，根據

我們的研究，引見表 6。

表 6 兩種象鼻虫由於寒冷的死亡率

發育阶段	谷 象				米 象					
	溫 度 °C									
	+5	0	-5	-10	-15	+5	0	-5	-10	-15
	完全死亡的經過時間									
日		時		日		時		時,分		
成虫	152	67	24	14	19	21	7.5	4	15	3.45
蛹	147以上	47	25	6	16	—	16	4.5	27	1.40
幼虫	138	39	23	6	13	—	17	3	24	2.10
卵	32	19	18	2	11	—	7 以上	12 以上	90	7.30以上

具有相当抗寒性(也就是能够經受过冷却状态低温的能力)的糧食象鼻虫(谷象和米象)並不耐寒,在招致它們的体液結冰的条件之下即很快死亡。

谷象对寒冷所显示的一般抵抗性,超过米象抵抗性的6—8倍。毫無疑問,这就决定了谷象的分布区域广阔,米象的分布区域較狭小而且是在南方。

(三) 其他糧食害虫在低温下的死亡条件

低温對於無脊椎动物尤其是昆虫的影响問題,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對於这个問題的注意,一方面引起了關於有机体对於寒冷的抵抗性的生物学現象的高深的理論兴趣,另一方面注意到某些农作物害虫羣体数目由於越冬条件而变动的实践意义,以及預測冬季昆虫存活的可能性。

昆虫的抗寒性和其規律性的研究涉及了各种昆虫,但是大多数所进行过的試驗是对於那些分布最广的糧倉害虫。这些糧倉害虫,在实验室条件下發育良好而且很好地为进行全年的試驗和觀

察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一方面，冷却对於这些粮倉害虫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作为防治方法来应用。

豌豆象 (*Bruchus pisorum* L.) 通常以成虫过冬的豌豆象虽然原产地是在地中海，但是它在成虫期对寒冷具有够高的抗寒性，在室内试验，从豌豆豆粒中取出的成虫在温度 -11.1°C 之下经过 6 夜达到全部死亡，而在温度 -17.35°C 之下——在第 5 夜。在豌豆豆粒中的豆象成虫具有更高的抗寒性，在温度 -21°C 左右的条件下，保持 11—12 夜，死亡率达 50% [瓦西里也夫 (Васильев), 1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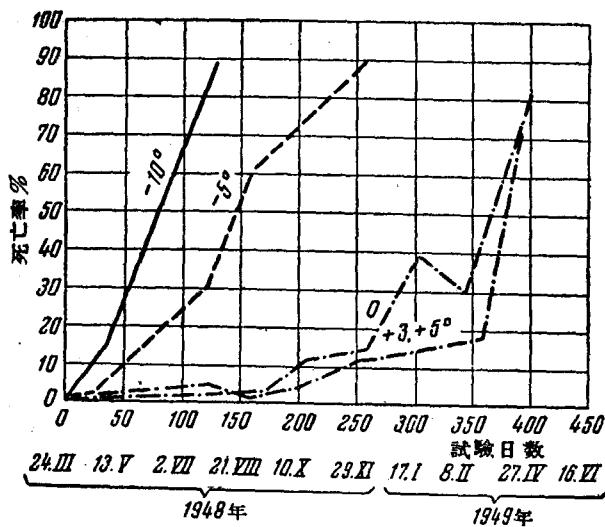


圖 16 豌豆象成虫对於各种强度的低温的一般抵抗性

根据我們的观察 (烏莎廷斯卡雅, 1949)，在冷室条件下，为了使在豌豆豆粒内越冬的成虫死亡达到 90%，在温度 -10°C 时需要 130 日左右；在温度 -5°C 时，需要 260 日左右。保持在零度的温度条件下，在豌豆豆粒内的豆象成虫的死亡在 404 日之内达 83.3%，而保持在 $+5^{\circ}\text{C}$ 的温度条件下 390 日之后豆象死亡数

为 72% (图 16)。

众所周知, 部分豌豆象的成虫始终在田间、在落下的豌豆中、在杂草和墙缝内、在树皮下面或其他地方过多, 尤其是在苏联的南部区域。在列宁格勒 1938 年的冬季条件下, 根据瓦西里也夫 (1940) 的观察, 在树皮下的越冬的成虫的死亡率到了春天达到秋季虫数的 95%。在列宁格勒 12 月的绝对最低温度是 -21.5°C , 而 1 月是 -27.9°C 。在这种条件下, 在土壤表面或者在雪复盖下的表层中的豌豆豆粒中的成虫, 过冬之后的虫数如下 (表 7)。

表 7 成虫在各越冬场所中过冬后的数量

越冬场所	试验虫数	过冬后虫数, %	备注
在土表的树叶下面	75	17.38	1938 年 12 月 9 日开始试验,
在草下	85	14.12	1939 年 4 月 19 日检查结果。
在树叶和草下	63	33.82	
在 5 厘米深的土内	65	46.15	

土表的温度在 1938 年 12 月当没有雪被复时降到 -20.4°C , 而在 1 月间在 16.4 厘米的雪的复盖下, 达到 -31.5°C 。

兴芒 (Хинман)、勃凌德里 (Бриндли) 和朔普 (Шопп) (1949) 在若干年内研究过豌豆象成虫冬季的生存条件以后, 曾经指出在冬季最低温度降不到 -21.1° , -23.8°C 以下的地方, 春天检查时豌豆象成虫的死亡率变动在 20% 至 49% 之间。当冬季最低温度为 -24.4° 至 -25°C 时, 成虫死亡率为 69 至 87%, 当最低温度为 -26.5°C 时, 大多数饲养器内的昆虫已全部死亡, 虽然其中一个饲养器即当最低温度为 -27.7°C 时成虫死亡率只达 98%。在豆象成虫经常过冬的篱笆杆子之内, 历年成虫过冬后死亡为 62—98%, 当时在树皮下面的成虫死亡不超过 29%。在垃圾复盖着的土表上, 即使最低温度在 -30.5°C 时, 部分成虫可以活到春天。

正如调查所指出的, 绝大多数成虫继续生存在田间的遗落的

豌豆中，甚至埋在土内若干厘米的种子内。深的雪盖不利地影响到豌豆象的繼續生存，显然这是由於在較高的温度条件下越冬时，成虫所积累的物質大量消耗的緣故。同样，温暖而潮湿的冬季对豌豆象也是不利的。

由此可知，越冬豌豆象对低温的抵抗性是相当高的。毫無疑問，这是由於豌豆象是少数还没有与曠野完全脱离的粮倉害虫的代表，其一部分个体經常地在粮倉外过冬，并受到低温的选择淘汰。以上所說的明显地証实了我們所引証的豌豆象在冬季的死亡率高的事实。

豌豆象成虫的抗寒性高的原因之一，乃是它像其他昆虫一样是以休眠状态过冬的，即新陈代谢很低的状态，这是由於有机体内在准备过冬之前以及一部分在冬季所产生的特殊生理过程的结果。

菜豆象 (*Acanthoscelides obtectus* Say.) 近似豌豆象，但是更喜温暖，而且仅只分布於苏联南部区域的菜豆象种类，它与豌豆象的不同就在於它对低温並不具有高的抵抗性。像其他原产地在南方的昆虫一样，它在發育中並無滯育。当所需要的温度和湿度具备时，菜豆象可以全年繁殖，低温的来临在任何發育阶段都可碰到它們。

菜豆粒內的菜豆象，在剛剛产生的成虫、蛹、幼虫或卵期加以冷却时，卵期对低温显出最大的抵抗性。幼虫和蛹的抗寒性較低，而成虫死於寒冷最为迅速。表 8 指明当环境温度 -8 到 -20°C 时，菜豆象死亡所經過的时数 [卡脫 (Картр), 1925]。

儲藏种子当温度 $+2.2^{\circ}\text{C}$ 时在 66 日之内，或者当零度时在 56 日之内，当 -5°C — 在 15—30 日之内，当 -10°C 时 — 不超过 12 小时，在 -15°C 时 — 6—8 小时左右，對於消灭种子內的所有各發育阶段的菜豆象已經足够了 [拉尔松 (Ларсон) 和西蒙斯 (Симонс), 1924; 卡脫, 1925]。

表 8 菜豆象由於寒冷的死亡

冷却温度 °C	發育阶段			
	成虫	蛹	幼虫	卵
死 亡 的 經 过 时 数				
-8	36	56	36	60
-10	12	8	7	16以上
-14	4	3—9	2	6
-20	2	2	15分鐘	5

当然,低温处理时期短一些是有利的,即在这种条件之下只有个别的个体保持生命,因为被冷却的成虫的生殖力显著地降落;在实验室零度条件之下经过 14 日的储藏之后成虫是非常衰弱而且不很活动的;在同样温度条件之下,储藏 22 日之后,成虫即不能产卵;遭遇过温度 2.2°C 冷却了 32 日的成虫也一样(拉尔松和西蒙斯, 1924)。

杂拟谷盗 (*Tribolium confusum* Duv.) 对杂拟谷盗各发育阶段获得全部 (100%) 死亡必须处理的时数,引证在表 9 内,这是内德热尔 (Нейджел) 和舍帕尔德 (Шепард) (1934) 在冷室内所测定的。

表 9 杂拟谷盗各发育阶段由於寒冷的死亡

昆虫发育阶段	温 度 °C				
	7°	0°	-6°	-12°	-18°
达到 100% 死亡的经过时数					
成虫	528	—	24	2	0.5
蛹	432	—	10	1.5	0.5
幼虫	528	—	16	1.75	1.0
卵	432	16	14	1.4	1.0

当根据龄期来决定杂拟谷盗幼虫对低温的抵抗性时,同一研

究者曾經把各齡幼虫分为三类：I——剛剛从卵孵化出来的幼虫，II——發育到中等大的、以及III——將要化蛹的幼虫。每一类都遭受到温度 7° 到 -18°C 的冷却。上述三类幼虫完全死亡所确定的时期，引見表 10。

表 10 杂拟谷盗幼虫由於寒冷的死亡

溫 度 C°	剛剛孵化的幼虫	發育到中等大的幼虫	將化蛹的幼虫
	完全死亡所經過的日数		
+7	288	250	528
-6	16	16	16
-12	1.75	0.5	1.0
-18	1.0	0.5	0.5

內德热尔和舍帕尔德在总结自己的試驗时，認為杂拟谷盗所有各發育阶段当冷却到温度 -7° 或 -7°C 以下时，在一晝夜之内达到死亡；在温度为 -7° 到 -4°C 时，經過5日發生死亡；在温度为 -4° 到 -1°C 时，在12日之内全部死亡。

所引証的資料證明杂拟谷盗的抗寒性很低。因此，在苏联大部分地区冬季所造成的气候条件下，感染了这些害虫的产物的除虫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为此，被感染的产物或种子必須冷却到温度 -6° ， -7°C 而且要維持这种温度5晝夜；或者温度降到 -8° ， -10°C 而維持一晝夜以上。

鋸谷盜 (*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 L.) 分布很广的糧食及其加工品的害虫——鋸谷盜——还没有完全与曠野断絕关系，除了粮倉、面粉厂和商店外，夏季有时在曠野里也可發現，它有时在脱落的树皮下过冬。虽然如此，鋸谷盜对低温具有比較低的一般抗寒性。根据索稜諾娃(Соленова) (1950)的断定，当温度为 $+5^{\circ}$ 到 -15°C 时，鋸谷盜的成虫和幼虫在下列的日期内(表 11)达到完全(100%)死亡。

表 11 鋸谷盜各發育階段由於寒冷的死亡

發育阶段	溫 度 °C				
	+5	0	-5	-10	-15
	完全死亡的經過日期				
成虫	67	22	13	3	11
幼虫	45	18	12	2	1

这些情况与伯克及柯統(1926)用同一种鋸谷盜所得到的情况很近似,伯克及柯統注意到当温度 -6.6 到 -3.8°C 时,鋸谷盜所有各發育阶段在1周内死亡;当温度降到 -17.8 , -15°C 时,須要整整一晝夜。柯統,瓦格涅尔(Вагнер)和尤恩格(Юнг)(1937)提供了类似的实验材料,在实验室內的試驗,鋸谷盜所有各發育阶段:当温度 -4 到 -1°C 时經過23日,当温度 -7 到 -4°C 时經過7日,当温度 -12 到 -7°C 时在3日之内而当温度 -18 到 -12°C 时在一晝夜之内达到死亡。

長角谷盜(*Laemophloeus testaceus* L.) 長角谷盜比鋸谷盜耐寒一些,它是粮食象鼻虫在粮食加工品內以及粮倉地壠內粮食产物的撒落物內的亲密伴侶。

根据索稜諾娃(1950)的試驗,当温度为 $+5$ 到 -15°C 时,長角谷盜成虫和幼虫达到全部死亡的日期引証在表12中。

白斑标本岬(*Ptinus fur* L.) 在个别年份会使储藏食用产物遭到相当损失的白斑标本岬,在苏联的条件下,显然一年只有一代。它以幼虫或蛹期进行越冬,虽然有时以成虫过冬,尤其是在南方地区。

古爾維奇(1940)曾經研究过在苏联条件之下白斑标本岬各發育期的抗寒性及其生物学。關於抗寒性的試驗在冷室内进行,这

表 12 白斑标本蚜各發育阶段由於寒冷的死亡

發育阶段	溫 度 °C				
	+5	0	-5	-10	-15
完全死亡的經過日数					
成虫	95	80	32	20	1
幼虫	80	70	29	18	1

个試驗結果所得到的溫度情況引見表 13，表中所指的日數，是在 +1 到 -16°C 的溫界內白斑标本蚜各發育阶段完全 (100%) 杀死所需要的日期。

表 13 白斑标本蚜各發育阶段由於寒冷的死亡

(依据古尔維奇, 1940)

發育阶段	溫 度 °C			
	自 0 到 +1	自 -4.9 到 -5	自 -10 到 -10.5	自 -15 到 -16
完全死亡的經過日数				
成虫	79	72	29	9
蛹 ¹	49	40	13	6
幼虫	219	164	36	17
卵	186	97	31	9

註 1. 無茧的

地中海粉螟 (*Ephestia Kühniella* Zell.) 和麦蛾 (*Sitotroga cerealella* Oliv.) 瑟爾特 (Cart), (1936) 在用電熱法決定地中海粉螟和麦蛾各發育期的體液凝固點時發現，在將要死亡的昆蟲體內的體液結晶開始於下列溫度條件下 (表 14)。

正如表上所得出的結論，卵和剛從卵內孵化出來而在第一次取食前的幼虫的特點即具有最大的抗寒性。取食以後幼虫的抗寒

表 14 地中海粉螟和麦蛾各發育阶段由於寒冷的死亡

發育阶段	地中海粉螟		麦蛾	
	体液結晶的溫度(°C)			
	始	終	始	終
成虫	-20.0	-22.0	-11.7	-17.7
蛹	-21.1	-24.6	-14.0	-22.6
結茧后的幼虫	-17.3	-23.2	-13.0	-21.6
結茧前的幼虫	-5.3	-11.2	—	—
剛从卵孵化出的幼虫	-20.8	-27.0	-21.0	-27.5
卵	-22.0	-27.0	-19.0	-25.0

性大为下降,而在取食以后化蛹以前,以及在蛹期,抗寒性又重新增大。

可惜,瑟爾特只引証了体液結晶的温界,在这种温度之下,死亡是在以分鐘來計算的極短促時間內發生的,而沒有提供在較高的溫度下这些害虫的生活狀況。關於地中海粉螟,柯統、瓦格涅爾和尤恩格(1937)曾經弥补了这个缺点。他們發現,当环境溫度从-1到-4°C时,地中海粉螟所有各發育阶段需要116日死亡,当溫度从-4°到-7°C时——24日,当溫度从-7°到-10°时——7日,当溫度从-10°到-12°C时——4日之内达到全部死亡,当溫度从-12°到-15°C时——3晝夜之内,而当溫度从-15°到-18°C时在一晝夜之内全部死亡結束。

印度谷蛾(*Plodia interpunctella* Hb.) 柯統、瓦格涅爾和尤恩格(1937)曾經研究过印度谷蛾所有各發育阶段的抗寒性,他們發現,当环境溫度从-1°到-4°C时,印度谷蛾所有各發育阶段在90日內死亡达100%。随着环境溫度降到-4°,-7°C印度谷蛾100%死亡所需要的时期縮短为28日;当溫度从-7°到-10°C时,印度谷蛾在8日之内死亡;当-10°,-12°C时需要5日;当-12°,-15°C时——共計3日;当溫度-15°,-18°C时印度谷

蛾所有各發育期在一晝夜之內即已死亡結束。

由上面引証的關於散佈最廣的糧倉害蟲對於各種強度的低溫的一般抵抗性的概述，可以指出，為了抑制繁殖以及阻止為害活動，不十分的冷卻（由 10° 到 3°C ）即已足夠了（對於各種害蟲）。當溫度再低時，昆蟲和蟎類就逐漸死亡，環境溫度越低，死亡速度越快。

僅僅關於大多數重要糧倉害蟲所研討的這些溫度情況已經提供了全部基礎，使我們認為把食用產物的冬季自然冷卻作為防治為害食用儲藏物的昆蟲和蟎類的有效方法，是有充分的生物學前提的。

五. 濕度和冷卻速度對於糧倉害虫 抗寒性的影响

各类昆虫体内及其各發育阶段所包含的水分，变动於 45—90% 的范围内。水分的含量是直接地或者間接地与外界环境和食料的湿度有关的。生活於潮湿基質中的，即其食料含有較高水分的种类及其發育阶段的含水量往往較高；而居住在水分儲存缺乏的环境中的昆虫及其發育阶段，就含有較低的水分。

作为糧倉害虫羣类的居住环境和取食基質的食用产物，一般含水量不超过 20%，禾本科籽粒含水 12—18%，米和面粉——11—15%，干菓——12—20%，等等。包括在食用儲藏物害虫类中的昆虫，它們由食料内取得的水分通常是不高的，由此，虫体内的相对含水量也是不高的。例如，谷象成虫体内的含水量按照我們的决定，因食料的含水量不同变动於 48.29 到 53.16% 之間；米象成虫体內的水分为 49.25—53.13%，豌豆象成虫为 46.7—53.5%，面包蟬的成虫为 56.78—64.77%，大黃粉蟬 (*Tenebrio molitor L.*) 成虫为 62.13—64.87%，等等。

同一种昆虫的幼虫阶段，含有較多(按体重計算)的水分；米象的老熟幼虫含有水分 63.66%，面包蟬的幼虫为 57.66—64.77%，大黃粉蟬的幼虫为 58.67—62.3%，地中海粉螟的幼虫为 64.71—66.53%，等等。

處於低温之下在过冷却状态的昆虫，正如已指出的，將遭到緩慢的失水。經由体表及其呼吸系統逐漸地失去水分，而且又沒有足够的代謝水的补充来源；因为在不良的温度之下，新陈代谢过程就急剧地縮短了。休眠有机体的失水以及随之而导致新陈代谢破坏的不良后果，是昆虫和粉蠅在过冷却状态下死亡的基本原因之一。

一。

当然，在低温的时期、有机体内的水分平衡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这是存活率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遭到冷却的有机体所处的环境湿度愈高，那么空气的蒸发力就愈低，昆虫体表以及經由呼吸系統的水分散失就愈少，因之，达到失水的致死界限就愈慢。失水的致死界限對於每种昆虫以及不同發育阶段都是特殊的。

一定的空气湿度常常是由儲藏产物粒子間的湿度和温度所确定的。粮食通常以 2 米高的粮堆儲藏在倉庫之中。在机械化圓筒倉內儲藏时，粮堆的高度更高一些。由於粮食的导热性小以及体积結实，在离开表面 5 厘米的深处，粮食間隙內的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动就大大地削弱，而在更深处变动就显得很微弱了。

粮食間的空气相对湿度可能达到 100%。但是只有粮食的含水量不超过 18% 时粮食的長期儲藏才有可能；同样，在粮倉和圓筒倉內通常所儲藏的粮食的含水量为 12—17%。这种粮食含水量相當於粮食間的空气相对湿度 40—85% [克列也夫 (Клеев), 1947]。

糧倉害蟲並不直接与水(雨雪, 露水)接触。無疑，由於粮食及其加工品的含水量較低，与食物一道或者憑借粮食間隙中水分的吸附作用而进入到糧倉害蟲有机体內的水分是非常有限的。而在虫体内保持可能更充分及巩固的水分是糧倉害蟲有机体對於环境重要的适应任务之一，尤其是在一年的寒冷时期，这时昆虫已處於麻痺状态。豌豆象成虫在豌豆豆粒內的抗寒性比从豆粒內取出的成虫高，在菜豆种子內的菜豆象各發育阶段的抗寒性更較高，糧倉蠶类当在胚膜之下取食时，其抗寒力就增强了一—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記載在文献中的事实，都屬於同一类現象。它們都是直接地或者間接地由於昆虫和蠶类在外界环境当中体内水分补偿減少时增加了存活率。

为了确定在我們所建立的除虫措施中的粮食含水量中的校正

範圍，我們曾經對各種含水量的糧食在已知的害蟲含量和冷卻條件之下，測定了谷象成蟲和糧食蠶類在冷室內的抗寒性的偏差度。（烏莎廷斯卡雅，1950 6）。

根據在溫度間距 0 到 -15°C ，成蟲在乾燥糧食——含水量為 12% 左右，中等干燥——含水量為 14% 左右以及含水量為 18% 左右的潮濕糧食中所進行的試驗，已經發現，在各種低溫界限之下，($0^{\circ}, -5^{\circ}, -10^{\circ}$ 和 $+5^{\circ}\text{C}$) 所進行的試驗中，在乾燥糧食中飼養及冷卻的成蟲首先死亡，然後生活在中等干燥糧食中的成蟲開始死亡，最後在潮濕糧食中的成蟲開始死亡（圖 17—20）。同時，在所有的情況下，不但成蟲的死亡終期顯出差異，正如圖表中所見。而且，這些差異在死亡動態曲線的任何部分都是極明顯的。

因此，谷象成蟲的抗寒性是與所供食以及所與共同冷卻的糧食的含水量平行地增強的。

在對於冷卻的溫度措施中對糧食的含水量作了校正時，為了便於應用這些資料來殺滅糧食中的谷象起見，我們將試驗過的糧食溫度和含水量範圍下的成蟲完全死亡（100%）的條件用圖表（圖 21）來說明。

因為在谷象中成蟲具有最高的抗寒性，故上述措施的應用就保證了毀滅糧粒中所有各發育階段的象鼻蟲。估計到米象對於寒冷的抵抗性較低，雖對米象措施的進一步確定無疑地能減弱，但上述措施在必要時也可以用來對付這種害蟲。

在發育的活動階段的糧食蠶類（粉蠶、長蠶和毛蠶）上我們發現的一般規律性是相近似的：在 0° 到 -15°C 的溫度間距內培養在含水量 14% 左右的小麥中的蠶類，當冷卻時，比培養在含水量 18% 左右的糧食中的蠶類死亡較快。在上述的兩種不同含水量的小麥中，當冷卻到 -5° 到 -10°C 時，蠶類活動期完全（100%）死亡的日期之間的差別是 5 天。

因為表 4 和圖 12 所引証的情況，是把蠶類在中等干燥（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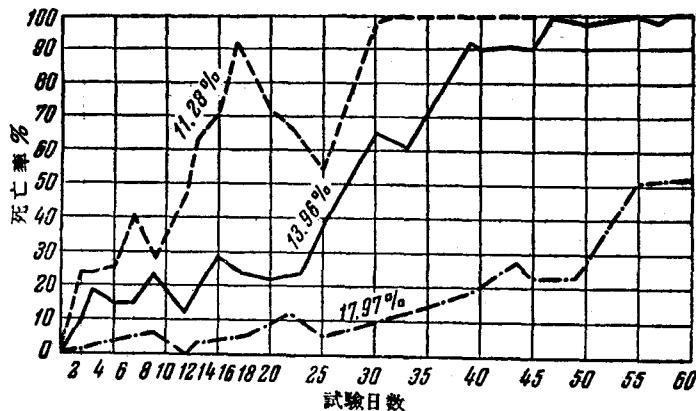


圖 17 谷象成虫当溫度 0°C (0.5 到 -1.1°C) 时在各种含水量的
糧食中的死亡动态。曲線上的数字表示糧食的含水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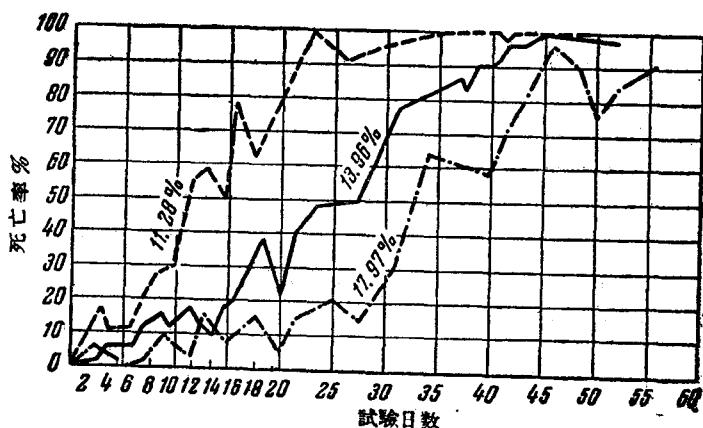


圖 18 谷象成虫当溫度 -5°C (-4° 到 -6°)
在各种含水量的糧食中的死亡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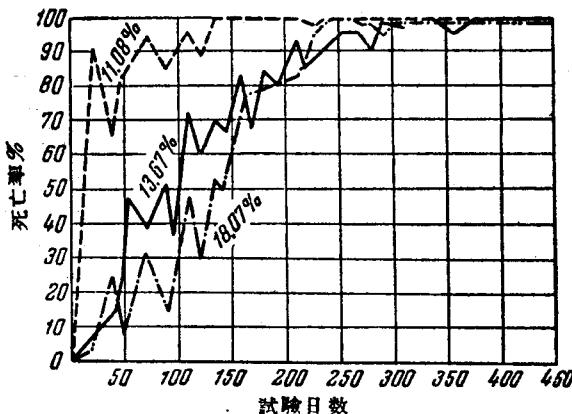


圖 19 谷集成虫当温度 -9°C (-7° , -10.8°) 时
在各种含水量的粮食中的死亡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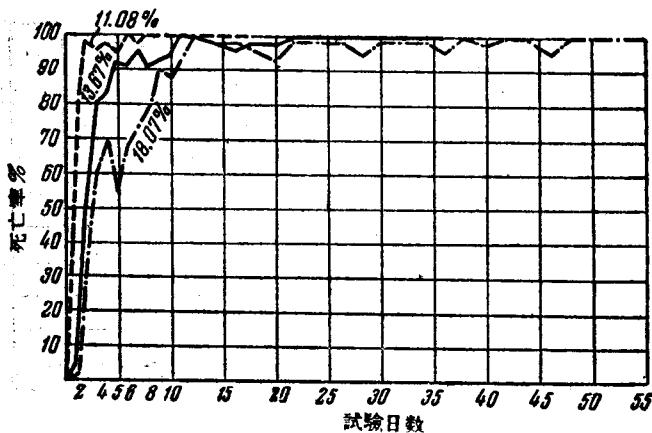


圖 20 谷集成虫当温度 -15°C (-14.5° 到 -16.0°) 时
在各种含水量的粮食中的死亡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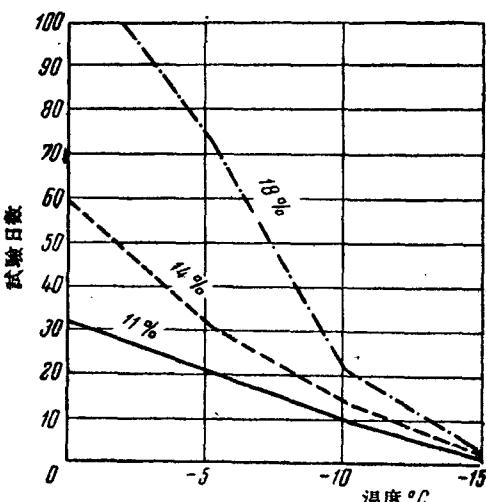


圖 21 當糧食的含水量不同时消灭谷象成虫的溫度措施

左右)糧食中的条件时培养冷却所得到的。所以当消毒时,較干或較湿的糧食必須將糧食的含水量校正在措施之内。当糧食的含水量比表和圖中所引証的更高时,那末在該溫度下要得到蟲类完全死亡的处理日数必須要增加3—4日,而在降低溫度时,处理日数要比所指的相应地縮短1—3日。

巴赫梅契也夫在1900年即已注意到开始冷却的速度在昆虫抗寒性上的重大意义。他發現在他做試驗用的蝶類¹⁾、粉蝶²⁾、鳳蝶³⁾以及其他昆虫的蛹中,体液的过冷却情况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依賴於冷却的速度。其他一些作者往后的研究大体上也確認了这种依賴性。例如,洛津納-洛津斯基(1935—1937)曾經發現,草地螟⁴⁾和玉米螟⁵⁾的越冬幼虫很快地从高温变到低温比逐渐通过这种改变

譯者注: 1) *Vanessa urticae* L.

2) *Pieris brassicae* L.

3) *Papilio podalirius* L.

4) *Lozosteges sticticalis* L.

5) *Pyrausta nubilalis* Hb.

更快地招致体液的結冰和死亡。同样地，短時間的一次接一次的重复冷却，降低了昆虫的抗寒性。卡拉布霍夫 (Калабухов) (1934, 1935) 曾經指出过冷却的深度与冷却的速度成为相反的依賴性：热的散失愈慢，则过冷却状态愈深愈稳定；反之，冷却速度愈快那么体液在較高的温度下，驟然进入到結晶状态。

显然，若干昆虫能自如地忍受非常急剧的温度变化，如在洛津納-洛津斯基的試驗中，滯育的玉米螟幼虫曾經从 -25°C 到 $+20^{\circ}\text{C}$ ，而后重新又从 -30°C 到 $+20^{\circ}\text{C}$ 的温度中通过而無損害。關於這個問題在食用儲藏物的害虫方面的知識，目前还不充分，这些害虫大多数並沒有真正地形成滯育型的生理休眠状态。

在温度 0°C 到 -15°C 的冷室条件之下，我們曾經分析了冷却速度對於谷象成虫 (烏莎廷斯卡雅, 1948) 以及蠨类 (粉蠨、長蠨和毛蠨) 活动阶段的抗寒性的影响。我們認為，除了冷却速度以外，加温的速度也同样可能影响到存活率，所以曾經进行过下列四种变温处理：

- (1) 放在冷室内的急剧冷却，与标本取出时的急剧加温。
- (2) 放在冷室内时逐渐冷却，与标本取出时的急剧加温。
- (3) 放在冷室内时急剧冷却与取出时的逐渐加温。
- (4) 放在冷室内时逐渐冷却与取出时的逐渐加温。

在逐渐冷却的处理中，象鼻虫放在裝有 45—50 克中等含水量 (14.5—15.0%) 粮食的化学試管中，在 10°C 时保持 5 日，然后移到温度 $+5^{\circ}\text{C}$ 的室内 2 日；再在温度 0°C 时保持 30 分鐘，温度 -5°C 时 15 分鐘， -10°C 时 15 分鐘，一直到試驗的基本温度 (例如 -15°C)。在急剧冷却的处理中，象鼻虫放在盛有同样粮食的試管中，直接放到所要試驗的温度中。

在把标本从冷室内取出分析时，要急剧加温的标本直接移入温度 $18-22^{\circ}\text{C}$ 的定温箱内；而在逐渐加温时，标本从室内 (例如温度 -15°C 的室内) 取出后放在 -10°C 时保持 15 分鐘，在

-5°C 时 15 分鐘, 0°C 时 30 分鐘, 在溫度為 5° 及 10°C 的室內各約 1 小時, 最後放在溫度為 $18\text{--}22^{\circ}\text{C}$ 的定溫箱內。

在 0 、 -5 和 -15°C 左右的溫度條件的低溫處理下的谷象成蟲, 其死亡動態引見圖 22—24, 同時谷象成蟲對於 -9°C (-8.8° , -9.2°)左右的溫度條件的死亡動態引見表 15。

從所引証的資料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即急劇冷卻時不管溫度的強度如何, 谷象成蟲的死亡都比同樣溫度而慢慢冷卻的開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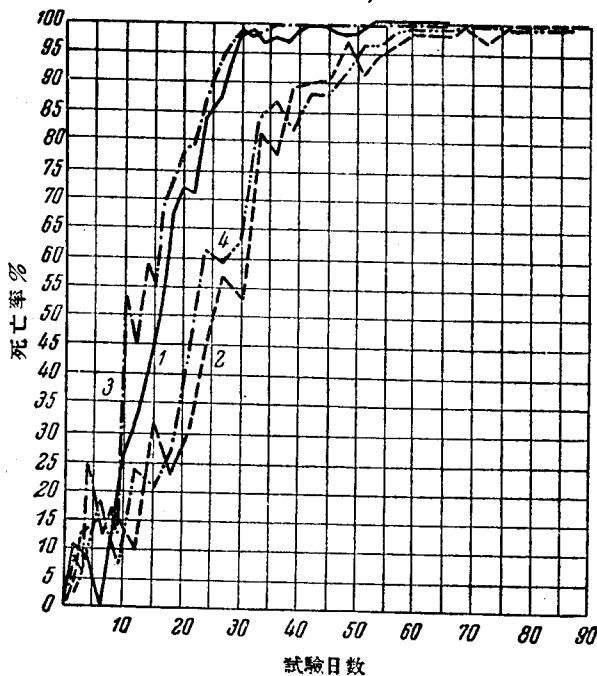


圖 22 在溫度 0°C ($-1, +1^{\circ}$) 時冷卻和加溫速度對於谷象抗寒性的影响

1. 急劇冷卻,急劇加溫;
2. 逐漸冷卻,急劇加溫;
3. 急劇冷卻,逐漸加溫;
4. 逐漸冷卻,逐漸加溫。

較為迅速；而加溫（急劇的或緩慢的）的方法對於遭受低溫作用的成蟲的存活率沒有發生明顯的影響。因此，既然當接近零度（圖22）時、在一系列緩慢遷移當中與一系列急劇遷移當中，成蟲全部死亡的經過日數的差超過1.5—2倍，那麼在溫度 -5°C 時逐漸冷卻的成蟲對低溫所具有的抵抗性就比同樣情況下急劇遷移的成蟲所具有的超過4倍。隨著溫度的繼續下降，其差漸趨緩和，在 -9°C 時逐漸冷卻中全部死亡的經過時期達22日，而在急劇冷卻處理中的為13—14日（表15）。

在溫度 -15°C 所進行的試驗中，雖然還保持着以前的趨向，但是這比例却起變化了。緩慢冷卻的成蟲存活14—19小時，而在急劇冷卻之下經過6—7小時成蟲即已全部死亡了。

所引証的實際資料揭露了通過降低糧堆濕度和採用積極的冷卻法來改進溫度措施的相當大的潛在可能性。這些溫度措施是我們在前面為了對付谷象而提供的，是在糧食中等干燥在緩慢冷卻和緩慢加溫的條件下所得到的。

在我們用糧食蠶類的活動發育階段所進行的試驗中曾經指出，感染糧食的冷卻速度對於居住在其中的蠶類的死亡終期並沒有發生明顯的影響。同時，在迅速冷卻之下，蠶類羣體的死亡還要發生得稍為平穩一些，並無很大的差異和變動。這種變異和變動是當糧堆逐漸冷卻時所出現而且與作為居住環境的糧食的異質性（недонородность）有關係的，以及顯然與蠶類的生理特性（至今還沒有被揭開）也是有關係的。

蠶類和昆蟲生命活動的各別因子所顯示的溫界是不固定的，在變動的環境條件作用下可能有相當範圍的改變。昆蟲運動，取食，飛翔的晝夜最大的活動的溫界變動，早已不止一次地發現過了〔別克列米舍夫（Беклемишев）1934，蒙察德斯基（Мончадский）1949，里克文托夫（Ликвентов）1949，等〕。根據我們的觀察，在溫度（4—6 $^{\circ}\text{C}$ ）降低條件下繁殖幾代的粉蠶和毛蠶，就獲得了比在最適合

表 15 急劇和逐漸冷卻對於谷象成蟲
抗寒性的影响

經過日數	在溫度 -9°C (-8.8 到 -9.2°) 時的試驗處理			
	急劇冷卻和 急劇加溫	逐漸冷卻和 急劇加溫	急劇冷卻和 逐漸加溫	逐漸冷卻和逐 漸加溫
	死 亡 %			
1	32.2	54.0	37.7	61.5
2	66.5	76.1	52.8	82.8
3	64.9	61.6	59.7	92.8
4	53.6	67.2	62.9	45.9
5	54.3	61.4	72.4	77.5
6	81.8	68.4	83.0	70.9
7	83.6	61.9	86.2	87.5
8	86.8	74.4	95.7	81.8
9	92.1	76.1	97.7	83.9
10	87.3	80.9	98.5	88.2
11	97.0	—	100	91.3
12	97.9	96.1	100	95.2
13	100	88.2	98.2	88.9
14	100	100	100	86.1
15	100	98.3	100	91.6
16	100	96.3	100	96.6
17	—	98.6	100	93.4
18	—	100	100	100
19	—	100	100	100
20	—	—	—	100
21	—	—	—	98.5
22	—	—	—	100
23	—	—	—	100
24	—	—	—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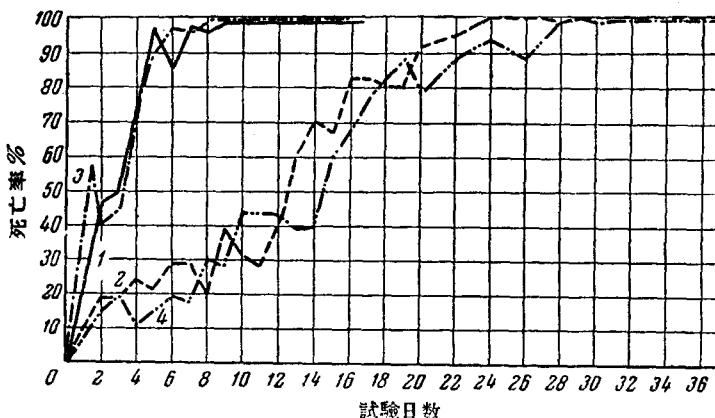


圖 23 在溫度 -5°C (-4° , -6°) 時冷卻和加溫的速度對谷象成蟲抗寒性的影响。

1. 急劇冷卻,急劇加溫;
2. 逐漸冷卻,急劇加溫;
3. 急劇冷卻,逐漸加溫;
4. 逐漸冷卻,逐漸加溫。

的條件中或者在溫度升高條件下所繁殖起來的蟲類更高的對低溫的抵抗性,而且在溫度同等降低的條件下能忍受更長期的冷卻。這對於為害食用儲藏物的昆蟲也是正確的。在倉庫的晝夜和季節的溫度有變異的情況下的昆蟲,就比那些一連几代培養在實驗室恆溫條件下的昆蟲對於寒冷更有抵抗性。

在大批儲藏的糧食中、完全除去蟲類的日期,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秋初時糧食的蟲類感染度:糧食的秋季感染度愈高,那麼冬季在蟲類抗寒性上自然淘汰就有更多的材料,糧食蟲類的完全被消除到達得愈緩慢。例如,在我們於 1938 年冬季在鄂木斯克採購站所做的試驗中,約 40—50 號的小麥以 2.5 米的高度平鋪在圍木(Деревянные Срубы)內,圍木安裝在標準木板倉內。當消滅冷卻時,在最初感染度為每一公斤糧食不超過 50 個蟲的圍木內,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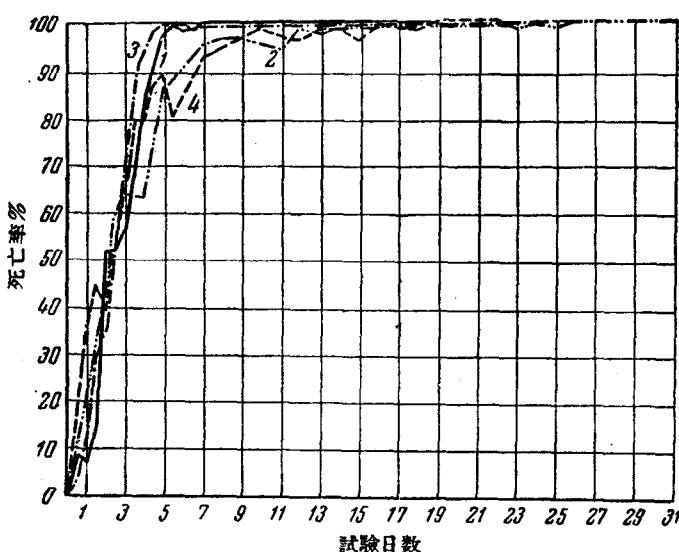


圖 24 在溫度 -15°C (-14° , -16°) 時冷卻和加溫的速度
對谷象成蟲抗寒性的影响。

1. 急劇冷卻,急劇加溫;
2. 逐漸冷卻,急劇加溫;
3. 急劇冷卻,逐漸加溫;
4. 逐漸冷卻,逐漸加溫。

蝶類羣體的死亡在 12 月下半月即已結束。而在最初感染度為每一公斤糧粒有 2,400 個蝶的圍木內, 其他條件一樣, 所有蝶類羣體的死亡在 1 月下半月才結束。

六. 低温對於粮食加工和發芽的影响

植物种子在冬季通常都要遭到或多或少的冷却，因此，低温对於种子發芽率的影响的研究已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而且在这个問題上在文献中有足够丰富的資料，这是很自然的。举例說，根据柯济米娜和罗芒諾娃 (Козьмина и Романова) (1936)，含水量为 12% 的干燥小麦种子，在温度 -25° , -27°C 儲藏时，对於發芽率沒有任何改变。同样这种种子，但是含水量为 20%，在同样温度条件时，就会丧失發芽率。在这种情况下，在低温中儲藏的时期愈長种子發芽率的損失就愈大。

根据阿布拉莫娃 (Абрамова) (1939) 的觀察，含水量中等或較高 (14.3, 16.3 和 18.8%) 的柳切斯曾斯 (Лютесценс) 品种 062 的小麦，在温度 -8° 到 -10°C 时儲藏 188 日，並不影响其發芽率，同样含水量的小麦在温度 -18° , -19°C 时儲藏 40 日就使种子發芽率降低 2%，在温度 -32° 到 -37°C 下儲藏 40 日以后其發芽率降低 3%。根据同一位作者，中等干燥(18%)或干燥的(13.5%)，梅里亞諾普斯 (Мелянопус) 品种 063 的小麦种子，在温度 -10° 到 -12° 以及 -18° , -19°C 下儲藏 40 日之后，其發芽率不起变化。在同样条件之下，含水量为 19.1% 的这种小麦籽粒在温度 -8 到 -10°C 时經過 5 个月的儲藏之后，其發芽率由 87% 降低至 69%。較低的温度 (-32° 到 -37°C) 对於潮湿的梅里亞諾普斯小麦种子的坏影响發生得更早。在这种条件下儲藏的第 21 天，其發芽率已降低 8.5%。

大麦种子在温度 -8° 到 -10°C 时儲藏 6 个月，甚至在 -18 , -19°C 时儲藏 40 日，或者在温度 -32° 到 -37°C 时儲藏同样的日期，在大麦含水量为 13.8 到 18.4% 的各种处理之中，不管湿度

如何，全部保存完全的發芽率。

克列也夫(1947)曾經進行過低溫對於最常見的禾谷類作物種子的影響的詳細研究，他決定了在 $+10^{\circ}$ 到 -15°C (間隔為 5°C)的溫度條件下及在不同的儲藏時期中種子發芽率的變化。他確定了含水量為15%到20%的小麥種子，在 $+5^{\circ}\text{C}$ 的溫度條件之中，長期(5—6個月)儲藏並不降低其芽率。但是，禾谷類作物種子發芽率在低溫下的保持與籽粒的含水量是密切相關的。臨界含水量，即發芽率開始降低的含水量，在小麥中、變動於24和26%之間，在燕麥中、為16和17%之間。

關於各種栽培作物種子，特別是禾谷類種子在寒冷影響下的發芽率的變化類似資料，在文獻中很多。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如下的確切見解：凡干的籽粒即中等乾燥的種子，在溫度接近零度時，可以長期儲藏而不損害其發芽率。同樣的種子也可以冷卻到溫度 $-15^{\circ}, -20^{\circ}\text{C}$ 的程度，並不降低其發芽率，並且可以儲藏很長時期(以月計)。

乾燥的禾谷類種子在較低的低溫之下，即 $-30, -40^{\circ}\text{C}$ 和更低的程度，可以經受長期冷卻而其發芽率無妨。但是這樣的冷卻，在倉庫作業中只有在個別的情況下才會達到。

更深刻地揭露冷卻在植物的種子質量上的不良影響的關鍵的企圖，引起了設計一系列用禾谷類種子作過冷卻試驗。例如，濟捷爾統-戴耶爾(Тиэльтон-Дайер)(1899)曾經把乾燥的大麥和小麥種子冷卻到溫度 -250°C ，而且使它們在這種條件之下經受各種不同的時期——自30分鐘以至6小時。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能看到發芽率的任何改變。

別克喀爾烈里(Беккерель)(1904, 1905)曾把風干的小麥和燕麥種子使在 -185° 到 -192°C 的溫度經受130小時，事後發現其發芽率還不差。但是在他的試驗中，在同樣作用下玉米幾乎完全喪失了發芽率。在用浸濕的種子所作同樣的試驗中，它們也完全

失掉了發芽的能力。

表 16 中列舉了風干狀態的禾谷類種子在溫度 -200°C 的程度之下儲藏 3 日之後的發芽率。

表 16 各類種子在超冷卻溫度(Ультр-низкой температурой)
作用之後的發芽率 (依據維特 Бйт, 1909)

禾谷類種子	冷卻以前的種子 發芽率 (對照)	預先經過烘干而在液體空氣中儲 藏 3 日之後的種子發芽率	
		在密閉管內	在紗布袋內
	%		
小麥	100	100	96
大麥	100	96	100
燕麥	92	92	90
裸麥	96	90	92
玉米	90	90	90

因此，正確的試驗和觀察指出，任何程度的冷卻低溫並不使處於高度休眠狀態中的種子的發芽率發生不良的影響（試驗是用成熟的種子在風干儲藏下進行的）。同時，低溫却給潮濕的籽粒帶來了一系列導致發芽率局部或完全損失的不可逆的改變。因而，在還沒有乾燥到冷藏的安全的標準含水量之前，這種谷物就不應該冷卻。

低溫對於糧食的生化性質以及烘烤品質（Хлебо-пекарные качества）的影響的研究還不夠充分。但是所有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可據以推想到，糧食的冷藏並沒引起其品質的惡化。柯濟米娜和羅芒諾娃（1936）曾經測定了低溫對小麥面筋（Клейковина）含量的改變、澱粉酶的活力的影響，而且在個別場合，還測定了低溫對總氮量和蛋白質氮的影響。

作者在所進行過的試驗的結果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干的和

湿的面筋在冰冻过的与对照粮食中的含量，变动在同一界限之内，只有在一种場合，即当粮食的含水量为 46% 时，干面筋的数量有些降低。冷却粮食中淀粉酶的活力並沒有产生任何規律性的偏差，只觀察到不大的变动，范围在 10—20 拉姆齐單位 (единица Рамзая) 內，可能有偶然的性質，但並不使酵素對於結冰的稳定性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冰冻时面筋的品質与对照比較起来也沒有遭到任何改变。

托卡烈娃和克烈托維奇 (Токарева и Кретович) (1938) 曾經發現，具有自然含水量 15.9% 的澤濟烏姆 (Цезпум) 品种 0111 的小麦籽粒，在室温以及在温度为 0, -5°, -10° 和 -15°C 的儲藏室内，儲藏 2 个月以后，使滴定酸度有少許增加，而只有在 -10 和 -15°C 时水溶性氮的含量有極少增高。根据他們的觀察，把莫斯科斯卡雅 (Московская) 品种 2411 的小麦籽粒用人工浸湿至 16.2—19%，在温度 -15°C 时儲藏 7 个月之后，酸价就增高了，水溶性物質的含量也增加了。

莎尔普和烏依特科姆 (Шарп и Уитком) (1925, 1926) 在研究冰冻對於小麦面包烘烤品質的影响时，曾經把潮湿到 35—43% 而后冰冻的小麦烤成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在用浸湿的与对照的小麦所烤成的面包之間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差異。

因此，低温並沒有使冷却的粮食籽粒的种子發芽率和商品品質受到不良影响，当然，这是儲藏的粮食的含水量不超过所容許的标准的情形。

七. 粮食灭虫的条件和为低温保藏所必须的若干措施

粮堆是热的不良导体，在粮堆很高的、消极的大批储藏时（在标准木仓内粮堆高度为2—2.5米），粮食接受外面的温度相当缓慢；反之，冬季冷却的粮堆能在以后的若干月间维持低温，长时间采取这种方法就是粮仓害虫在其中发育的不利的环境。

在一般综合预防措施内，建立起粮食和它加工产物长期贮藏的制度，除了机械清除，干燥，通风和其他预防损失的方法之外，冷却佔着相当大的地位。

所有商品粮食和禾本科、豆科、蔬菜作物的种籽在冬季受到或多或少的积极或消极的冷却。

根据上面所引证的温度措施，我们可以认为，冬季自然寒冷熟练的合理的利用，在我国大多数共和国和省内都是可能的。

(1) 在被感染的产品内创造条件，停止对储藏食物为害的昆虫和蠕类的发育、繁殖和取食。并使它们转入不活动的和对产品无危险的状态，和

(2) 在被感染的产品内获得歼灭害虫所有发育阶段所必需的温度情况。

但是在第一个方案内，保存着害虫损害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当粮堆温度上升时害虫积极生命活动便恢复了。所以在温和的低温条件(自+5°到0°C)下，主要的任务是要使这种低温在粮堆中的延续时间尽可能地保持长一些。

非常明显，低温的长期保持同时对于第二种方案也是适合的，在第二种方案中害虫达到了完全歼灭，因而阻碍了重复的感染。

少数粮食和种籽(蔬菜，瓜类，药材作物等)堆在冬季不加温的房屋条件下贮藏时，种子不加特殊的补充措施，也可获得足够歼灭

害虫的温度。但是这里低温的长期保持对于继续的安全贮藏同样是适合的。

在表 17 内引证了罗奇昂諾夫 (1937) 自鲍里索格列勃斯克 (Борисоглебск) 区一个消极储藏的仓库内所收集到关于粮食温度实际改变的材料。

表 17 消极储藏粮食的温度变化

(依据罗奇昂諾夫, 1937)

年、月、日	平均 温 度 °C			
	外界气温	仓内气温	表层粮温	1米深的粮温
1930 年 10 月 5 日	- 2.2	- 1.0	+ 2.0	+ 6.5
	- 13.0	- 10.0	- 7.5	+ 3.0
	- 17.0	- 13.0	- 8.0	+ 1.0
1931 年 1 月 12 日	- 6.5	- 6.0	- 9.0	- 3.0
	- 18.0	- 12.0	- 13.0	- 5.0
	- 6.6	- 4.0	- 6.0	- 3.0
	- 4.5	- 1.0	- 4.0	- 2.5
	- 0.8	+ 1.0	- 2.0	- 0.5
	+ 5.9	+ 8.0	+ 5.0	0.0
	+ 12.7	+ 15.0	+ 12.0	+ 1.5
	+ 17.0	+ 20.0	+ 11.0	+ 4.0
	+ 9.2	+ 13.5	+ 10.0	+ 5.0
	+ 19.2	+ 25.5	+ 17.0	+ 8.0

在鄂木茨克省, 粮食在产地贮藏条件下所产生的温度变化的观察以及它们对粮食螨类的影响 (乌莎廷斯卡雅、阿列欣, 戈利亞切娃, 1939) 指明了, 在西伯利亚通常的冬季时期内, 粮食(黑麦、小麦)以 2.5 米的堆高在标准仓库内消极储藏时, 粮堆内一年中约有 6 个月低于零下的温度, 在这种情况下, 冷却到达得最慢的粮堆中层中是 -9.1°C (三月中旬以前) 粮堆的上层和下层冷却达到相当低的低温 (图 25)。

在這些條件下植食性蠶類的種類的發育的活動階段在2月16日前已完全死亡了，而部分肉食蠶類和毛蠶的休眠體維持到春天（圖25）。

因而，甚之未加特殊措施在冬季時間內對糧堆還是能夠冷卻到對貯糧安全（無危險）和生活於其內的糧倉害蟲的部分或完全死亡的界限。因此，常常只需要不大的補充的努力，為的是使被感染糧食的冷藏措施（按照冷卻的深度或按照溫度維持的延續時間）能够做成預防性的滅蟲。

貯糧在一年的寒冷時期中，其溫度可能被糧堆的積極通風而大大地降低，而保持低溫的日期便要增加了。冷藏的日期可能因秋季糧堆的溫度下降得較早並且冷卻得較深而被延長，這些就帶來了春季糧食的較慢加溫。

在標準木倉內糧食之獲得低溫、以及低溫保持的日期，在很大程度內一方面取決於倉庫的構造特性，另一方面決定於加於糧食的冬季寒冷。1938年冬季、我們曾經在莫斯科省的條件之下決定了冬季糧食在消極儲藏之下所形成的溫度情況，這些糧食是容納在具有地壠的各種類型的倉庫中的，而且在天氣開始變冷以前具有不同的起點溫度。在一種倉庫內，底板同土面在一个水平上而地壠的底在土面之下30—40厘米。在另一種倉庫內，底板砌得高於土面30—40厘米，而地壠的底位在自然土面的水平上。第一種倉庫的側壁的基部用木板裝釘成土堡一樣，具有用作空氣交換的通氣門。第二種倉庫的地壠在夏天所有各壁是可打開的。在冬天它同樣裝上具有作氣體交換用的氣孔的木板圍牆。第一種倉庫的圍牆在冬天用泥做成土牆狀、圍在倉庫基部的周圍。在第一種倉庫內保藏黑麥1,750噸，11月的平均溫度為20—21°C，在第二種倉庫內保藏小麥1,800噸，11月溫度為13—14°C。兩種情形下的糧堆高度都達到2—2.5米。

糧倉的溫度取決於倉庫對角線和半徑上的七點的溫度——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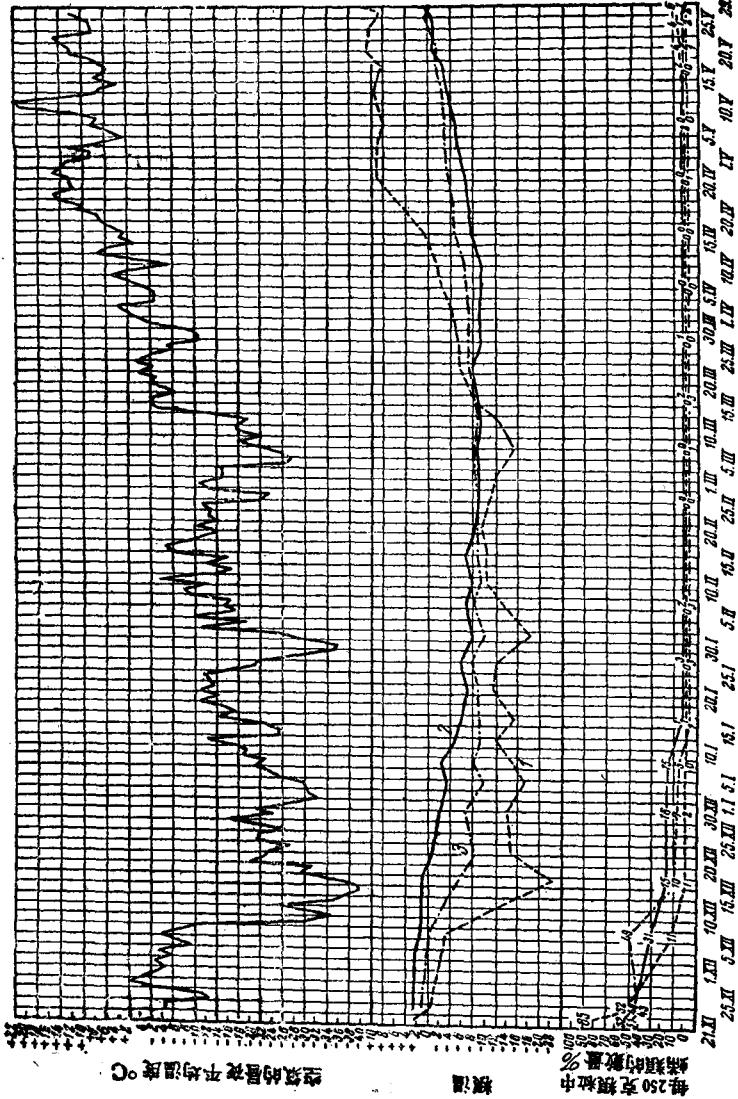


圖 25 1938—1939 年在標準木倉內(鄧木斯克)於消滅鼠類條件下, 小麥堆內溫度的變化以及小麥的螨類感染度
1—在離地表 10 厘米深處糧堆內螨類的數量; 2—在 250 克糧堆內的螨類數量與它們原有數量的關係;

下方的縱座標——每 250 克糧堆內的螨類數量與它們原有數量的關係。

堆的上層(離表面 5—10 厘米), 中層(深約 1.2—1.5 米)和下層(離地 15—20 厘米)。在個別的干燥的冷天, 兩種倉庫的門在白天打開。

在 1938 年冬莫斯科非常溫和的情況下, 第一種倉庫糧堆的上層記錄到的最低溫度系 -0.4°C , 中層系 $+0.5^{\circ}\text{C}$, 而下層系 $+0.7^{\circ}\text{C}$ 。最低溫度達到於 1 月 31 日和 2 月 13 日之間, 此後溫度又開始上升。在第二種倉庫內上層溫度在冬季達到 -3.7°C , 中層 -2.9°C 和下層 -3.1°C 。糧倉在 1 月底得到不利的溫度, 而在 4 月底到 5 月初又重新得到良好溫度。

因此糧堆自秋季貯藏轉向冬季貯藏的開始的溫度, 對更進一步的冷卻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糧倉構造上的特性和糧倉於秋冬春時期的照管對於糧堆獲得低溫以及低溫的長期保持, 其重要也不在次。

特別是在陷在土壤下的和冬季關閉的倉庫地下室內, 造成了較倉庫糧堆內更有利於糧倉害蟲的生活的溫度條件(而在夏季—溫度條件)。因此部分害蟲(蝶類, 象鼻蟲類, 谷盜類)經常生活於地壠內撒落的糧食內, 它們的一部分在秋天寒冷情況下進入地壠, 並且它們也是糧食重複感染的經常後備物。當為糧食長期冷藏擬定倉庫構造時, 必須考慮到這個問題。

在本書內所引証關於低溫對糧倉害蟲影響的資料提供了足夠的根據使我們可以認為應用寒冷是預防糧食和消滅害蟲的極有效的方法。考慮到在蘇聯某些地區內不良溫度的時期延續到半年和半年以上, 應該認為: 粮食在正確的照管之下, 在不短的時期內可能保藏糧食在冷卻狀態下而沒有敗壞或損耗的危險。

由於糧食的導熱性弱, 在消極冷卻時, 粮堆內不是經常能得到對昆蟲和蝶類的致命溫度。但是現在已具有足夠的資料, 使我們能對消極貯藏的糧堆、有成效地應用積極的冷氣通風技術。

糧食冷卻到這種不良的溫度, 保持適當的處理時期, 就可以保

証处在粮食中的昆虫和螨类的所有种类和發育阶段完全死亡。这种冷却到不良的温度，就是有成效地应用低温来防除糧倉害虫的基本条件。

考慮到昆虫和螨类能够集中於糧堆具有較高溫度的糧堆的部位，当糧食冷却时必須特別注意到低温在糧堆中的分配均匀性，因为即使保持不大的局部地段的不致命的溫度都会使害虫可能經受得住冬季，在春天温暖的时候，就傳播到整个糧堆，並且恢复它的有害活動。

結論

屬於糧倉害蟲類羣的昆蟲和蟻類，它們積極的生命活動只有在零度以上自 2—5°C 到 40—45°C 的溫界內才有可能。自 18° 到 35°C 為最適條件。當溫度上升高於最適溫度時，呈現新陳代謝繼續增高。當接近活躍生活的上限溫界時，新陳代謝便開始為熱麻痺所結束，而後死亡。為害貯藏糧食的昆蟲和蟻類因環境溫度低於最適溫度，發育速度便逐漸減緩，取食、呼吸、行動的強度便減低，而最後它們陷入冷麻痺。在這種狀態下，蟻類和昆蟲能經過很長的時期，潛在地保持生命能力，當環境溫度上升到它們冷麻痺界限以外，又重新轉入活躍的生活方式。

在冷麻痺狀態下昆蟲和蟻類逐漸發生死亡，發生的速度因種類和發育階段而異，但是環境溫度愈低和產生冷卻愈厲害時，其速度愈快。

現在糧食和其加工產物的冷藏已廣泛地使用於採購機關。然而在糧倉害蟲方面，由於冷卻進行沒有考慮到害蟲的抗寒性和它們在溫度降低和低溫情況下的生物學特性，冷藏的結果往往不夠良好。

上面所引証的關於昆蟲和蟻類在不同的冷卻程度下的死亡的資料，說明了冬季自然的寒冷能夠利用作為糧食長期保藏下的預防方法，以及作為殺滅產物的糧倉害蟲的方法。這有以下一些客觀條件：具備各種程度的低溫的長期存在，較簡單的致死冷卻措施，糧堆的低導熱性。這些條件使有可能長期保持一次給予糧堆的指定溫度，並且這樣地來應用冷藏對糧食、種子以及各種食用產品作預防和殺蟲。

依靠冷卻速度和被冷卻產物的含水量的改變來進一步地簡化

对昆虫和螨类的致死措施，已經有了足够的理論前提。

配合着倉庫的合理建筑与採用积极的冷却，冷藏應該是最簡單，最有普遍性而且最安全的粮食除虫法，而且使長期儲藏的粮食並無損耗。

譯者話：本書在翻譯過程中，承浙江农學院游修齡同志多方面協助，特此誌謝。

参考文献

- А б р а м о в а А. 1939. Влияние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на всхожесть семенного зерна. Журн. «Мукомолье и элеваторно-складское хоз-во», № 12.
- (А л ь ф и е р т и). 1931. A l f i e r t i e. Les insectes de la tombe de Toy-tankhamon. Bull. Soc. R. Ent. Egypte, Cairo, fasc. 3—4, pp. 188—189.
- (А н д е р с е н). 1934. A n d e r s e n K. Th. Biologie des Kornkäfers (*Calandra granaria* L.). Nachrichten über Schädlingsbau.
- (Б а х м е т ѿ в П.). 1900. B a c h m e t j e w P. Die Abhängigkeit des kritischen Punktes bei Insekten von deren Abkühlungsgeschwindigkeit. Zeitschrift für wiss. Zool., LXVII, 4, pp. 529—550.
- (Б е к к е р е л ь). 1904. B e c q u e r e l P. Resistance de certaines graines à l'action de l'alcool absolu. C. R. Ac. Sc. Paris, 138, pp. 1179—1181.
- (Б е к к е р е л ь). 1905. B e c q u e r e l P. Action le l'air liquide sur la vie de la graine. C. R. Ac. Sc. Paris, 140, pp. 1652—1654.
- Б е к л е м и ш е в В. Н. 1934. Суточные миграции беспозвоночных в комплексе наземных биоценозов. Труды Пермского биол.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 ин-та, т. VI, вып. 3—4, стр. 119—208.
- (Б оденгеймер и Шенкин). 1928. B o d e n h e i m e r F. u. S c h e n k i n D. Über die Temperaturabhängigkeit von Insekten. III. Über die Vorzugstemperatur einiger Insekten. Ztschr. f. vergl. Physiol., VIII, 1, pp. 1—15.
- (Б а к и К отто н). 1924. B a c k E. A. a. C o t t o n R. T. Relative resistance of the rice weevil and the granary weevil to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Journ. Agric. Res., XXVIII, 10, pp. 1043—1044.
- (Б а к и К отто н). 1926. B a c k E. A. a. C o t t o n R. T. Biology of the saw-toothed grain beetle (*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 L.). Journ. Agr. Res., Wash., XXXIII, 5, pp. 432—452.
- В а с и л ѿ в И. В. 1940. Результаты изучения гороховой зерновки в 1939 г. Итоги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 работ ВИЗР за 1939 г., ВАСХНИЛ, 35—40.
- (Г у д). 1936. G o o d W. E. The flour beetles of the genus *Tribolium*. Techn. Bull. 498, Washington.
- Г у р в и ч Л. И. 1936. Отчет Всесоюзного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зерна за 1936 г.
- Г у р в и ч Л. И. 1940. Биоэкология притворяшки-вора и методы борьбы с ним. Журн. «Мукомолье и элеваторно-складское хоз-во», № 4.
- Д е в е л ь Д. В. 1912. Насекомые и грызуны-вредители зерна, крупы, муки и других пищевых продуктов.

- (Дустан). 1937. Dustan I. I.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certain chemicals on cheese mites. 6th. Ann. Rept. Econ. Soc. of Ontario, pp. 60—67.
- Захваткин А. А. 1941. Тироглифоидные клещи (Tugoglyphidae). Фауна СССР. Паукообразные, т. 6, вып. 1. Изд. АН СССР.
- Калабухов Н. И. 1934. Анабиоз у позвоночных и насекомых при температуре ниже нуля. Докл. АН СССР, 1, № 7, стр. 1—8.
- Калабухов Н. И. 1935. «Анабиоз» у животных при температуре ниже 0°. Зоол. журн., XIV, 1, стр. 97—111.
- (Картер). 1925. Carter W. The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s on *Brychus obtectus* Say, an insect affecting seed. Journ. Agric. Res., XXXI, p. 2.
- Клещев И. А. 1947. Хранение свежеубранного зерна. Москва.
- Кожанчиков И. В. 1934. Гигиорегуляторная реакция куколок *Agrotis* и *Ephestia*, как реакция на влияние влажности среды. Докл. АН СССР, 3 (7), стр. 548—551.
- Козьмина Н. П. и Романова М. С. 1936. Влияние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на влажное зерно. Изв. Томского ин-та технол. зерна и муки, т. 9, вып. 3. Томск.
- Корабль И. И. 1937. Клещ на свеклосеменах и способы борьбы с ним. Научн. зап. сахарн. пром-сти, 2-й агр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ыпуск. Киев—Харьков.
- (Коттон, Вагнер и Юнг). 1937. Cotton R. T., Wagner G. B. a. Yung H. D. The problem of controlling insects in flour warehouses. Amer. Miller, Nov., pp. 22—79.
- Кулагин Н. М. 1924. К вопросу о борьбе с зерновым долгоносиком (*Calandra granaria* L.) в складах. «Защита растений от вредителей», т. 1, № 1—2.
- (Ларсон и Симmons). 1924. Larson A. O. a. Simmonds P. Insecticidal effect of cold storage on bean weevils. Journ. Agric. Res., XXVII, 2, pp. 99—105.
- (Лепешкин В. В.). 1936. Lepeschkin W. W. Fortschritte der Kolloidchemie des Protoplasmas in den letzten zehn Jahren. II—III. Protoplasma, XXV, 1, pp. 124—147.
- Ликвидентов А. В. 1949. Суточные и сезо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темп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еферендума жуков. «Энтом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30, 3—4.
- Лозина-Лозинский Л. К. 1935. Анабиоз у гусениц кукурузного мотылька (*Pyrausta nubilalis* Hübn.) при замерзании. Докл. АН СССР, 2, стр. 238—332.
- Лозина-Лозинский Л. К. 1935. Холодостойкость гусениц лугового мотылька. Изв.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 ин-та им. Лесгафта. XIX, 1, стр. 121—162.
- Лозина-Лозинский Л. К. 1937. Холодо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и анабиоз у гусениц кукурузного мотылька. Зоол. журн., XVI, 4, стр. 514—542.
- Лозина-Лозинский Л. К. 1952.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анабиоз при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ах у животных. Изв. Ест.-науч. ин-та им. Лесгафта, 25, стр. 3—32.
- Мончадский А. С. 1949. О типах реакций насекомых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биологич., 2, стр. 171—200.
- (Найджел Шепард). 1934. Nagele R. H. a. Shepard H. H. The lethal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on the various stages of confused flour beetles. Journ. Agr. Res., 48, pp. 1009—1016.
- (Пейл). 1928. Payne N. M. Freezing and survival of insects at low temperatures. Journ. Morphol., 43, pp. 521—546.

- Порчинский И. 1913. Насекомые, вредящие хлебным запасам в амбарамах и складах.
- (Робинсон). 1926. Robinson W. Low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as factors in the ecology of the rice weevil and the granary weevil. Tech. Bull. Agr. Exp. Sta., Minnesota, No 41 (43), pp. 1—58.
- Родионов З. С. 1937. Условия масс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хлебных клещей. Зоол. журн., т. XVI, вып. 3. 1.
- Родионов З. С. 1939. Места обитания и пути расселения амбарных клещей. Журн. «Мукомолье и зерново-склад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 1.
- Румянцев П. Д. 1934. Источники и пути заражения зерна и продуктов его переработки амбарными вредителями. Сборн. ВИЗР «Защита урожая», стр. 67—70.
- Румянцев П. Д. 1940. Амбарные вредители и меры борьбы с ними. М., Заготиздат.
- Сахаров Н. Л. 1928. К изучению хладостойкости насекомых. Журн. «Опыты агрономии Юго-Востока», VI, 2, стр. 85—104.
- Соленов А. Е. А. 1950. Отчет за 1950 г. Всесоюзного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зерна. М.
- Страхов - Колчина И. 1915. Амбарный долгоносик. Труды Воронежской СТАЗР, вып. 1, Воронеж.
- (Сэлт). 1936. Salt R. W. Studies on the freezing process in insects. Techn. Bull. 116,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ugust, pp. 1—41.
- (Тизельтон - Дајер). 1899. Thieselton-Dyer W.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emperature of liquid hydrogen on the germination power of seeds. Proc. R. Soc. London 67, p. 361.
- Токарева Р. Р. и Кретович В. Л. 1938. Биохим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орозобойного» зерна. Журн. «Биохимия», т. 4, вып. 1.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39а. Влияние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на амбарных клещей в подвигальных стадиях развития. Журн. «Мукомолье и зерново-склад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3—4, стр. 27—30.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39б. Влияние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на яйца и гипопуссов амбарных клещей. Журн. «Мукомолье и зерново-склад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 7, стр. 20—21.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39в. Охлаждение зерна и борьба с клещом. Журн. «Советский заготовитель», № 30—31, стр. 43—45.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40. Влияни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на амбарного долгоносика. Журн. «Советский заготовитель», 17—18, стр. 22—25.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45. Влияни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и влажности 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гипопуссов *Glycyphagus destructor* Schirk. Зоол. журн., XXIV, 3, стр. 165—174.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48а. Значение резкого и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понижения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в хладостойчивости амбарного долгоносика (*Calandra granaria* L.). Зоол. журн., XXVII, 6, стр. 495—502.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48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для дезинсекции зерна. Всес.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 ин-т зерна. Сообщ. и рефераты, стр. 40—41.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49.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протекающих в теле насекомых при низкой температуре. Докл. АН СССР, XVIII, 6, стр. 1101—1104.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50а. Общая сопротивляемость зерновых долгоносиков (*Calandra granaria* L. и *Calandra oryzae* L.) низким температурам.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биологич., 1, стр. 17—28.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50б. Значение влажности среды и пищи в хладостойкости амбарного долгоносика (*Calandra granaria* L.). Зоол. журн., XXIX, 4, стр. 341—349.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С. 1952.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екоторых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теле насеко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ительный к зимовке период.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биологич., № 1, стр. 101—114.
- Ушатинская Р., Алексин А., Горячева Е. 1939.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для борьбы с клещом. Журн. «Мукоилье и элеваторно-склад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 11, стр. 36—37.
- (Хинман, Бриидли, Шопп). 1949. Hindman F. G., Brindley T. A. a. Schoppe R. Hibernation of the pea weevil. Journ. Entom. XLII, 5, pp. 746—753.
- (Цахер). 1927. Zacher F. Die Vorrats-, Speicher- und Materialschädlinge und ihre Bekämpfung. Berlin.
- (Шарп и Уитком). 1925. Sharp P. a, Whitecomb W. Germination of frozen and nonfrozen wheat harvested at various stages of maturity. Journ. Agr. Res., 31, p. 1179.
- (Шарп и Уитком). 1926. Sharp F. a. Whitecomb W. Wheat and flour studies. VII. Milling and baking test of frozen and nonfrozen wheat. Cereal Chem., III, p. 301.
- Шестериков М. Н. 1932. Клещи, встречающиеся в маслосеменах, их биология и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наносимые ими. Труды Центр.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 ин-та пищевой и вкус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 1, вып. 8.
- (Шульце). 1924. Schulze H. Die Hypopl. der Mehlmilbe *Tyroglyphus farinae*. Entom. Berichte Med. Ent. Ver. VI, 138, pp. 286—293.
- Христонуло-Перепелкина Е. А. 1933. Действие низких температур на все стадии развития амбарного долгоносика. Бюлл.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 ин-та зоологии МГУ.